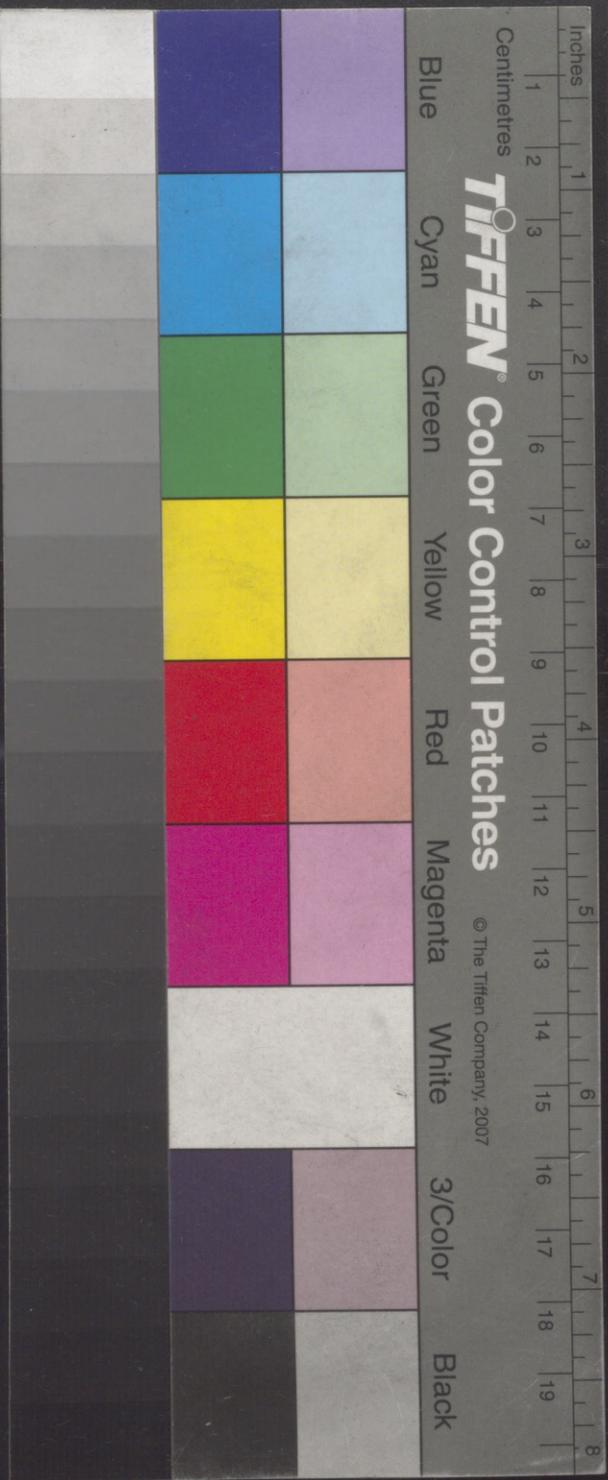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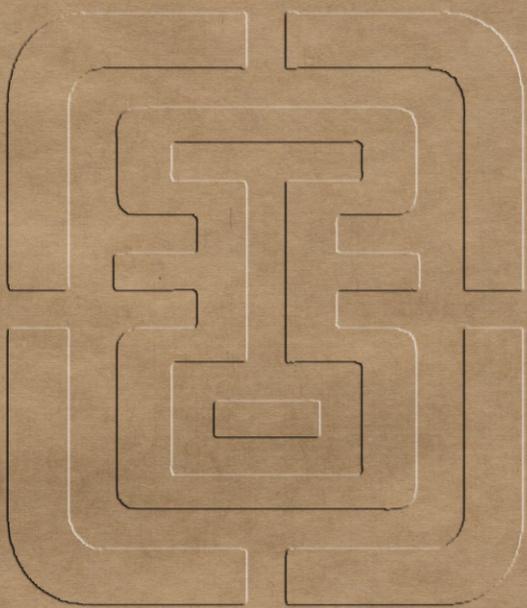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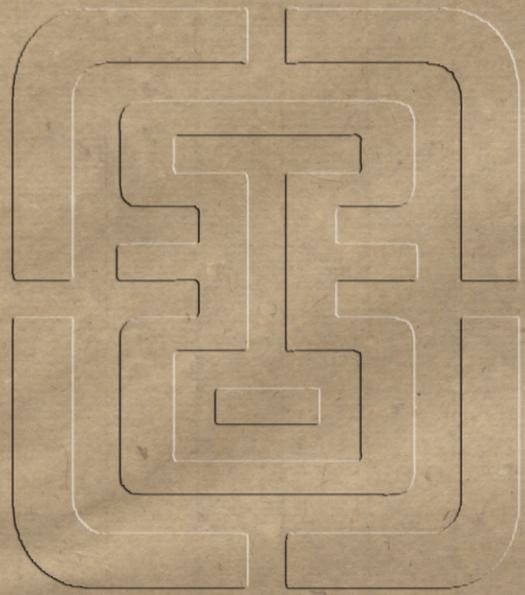




二百七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四十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八年
盡九年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注以此經加之知見使

即聞晉語自歸之但當言歸疏注以此至言歸○舊疏云其

婁子益于邾婁注善魯能悔過歸之然則若自歸當言歸汶

陽之田于齊今乃如此作文而又言之則知被晉使之非其

本情通義云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

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按此實晉使歸而曰來言

故為內辭也穀梁傳曰于齊緩辭也不盡使我也曷為使我

歸之注据本魯邑疏注据本魯邑○舊疏云莊十三年曹子

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又上二年傳曰反魯衛之

侵地其經曰取汶陽田以此言之汶陽之田本魯物明

矣 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反其
所取侵地注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
還鞏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使者因兩為其義
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義自歸之爾
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疏說苑敬慎云齊頃公賴逢
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
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於諸侯所亡之地
弗求而自為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
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效也齊世家云歸
而頃公弛苑圍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悅
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繁露竹林云自是後
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
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甯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
起於喜也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又王道云齊
頃公弔死視疾是其事也注晉侯至喪邑通義云弔死

視疾勸死士也不飲酒不食肉志復仇也故晉侯高其義畏
其德注魯見至故諱明經書來言義也即穀梁不使盡
職之意也注不言至使也禮記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
人賓則稱名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然則與莊二十
七年傳通乎季子之私行也者別亦以君命行惟對聘問為
私耳按上二年經取汶陽田與僖三十年取濟西田同文皆
當坐取邑則歸之為善辭矣春秋為魯諱為晉使之恥復作
聞義自歸善辭故言歸之
于也所以為兩為其義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疏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其姬也按以士昏禮

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
擇之禮則此聘蓋即下達也士禮使媒諸侯不必求媒故使
臣下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疏

左疏引服虔云不稱主人母命通
故稱使婦人無外事按隱二年傳

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
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
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
辭窮故自命之然則何氏以宋公無母與服云母命不通者
異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注據紀履繻來逆女不書納幣疏注據

履繻來逆女是也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

錄其禮所以殊於眾女疏注伯姬至眾女○襄三十年傳外

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伯姬存焉有

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

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是也下衛人來

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又晉人來媵傳此何以書

錄伯姬也又齊人來媵傳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以賢故詳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疏注晉世家云景公十七年誅趙盾趙括

諸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盾趙括

趙世家云屠岸賈者始寵于靈公及至于景公而賈為司寇

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

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擅與諸將攻

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疏左傳錫作賜易師九二王三

九江納錫大龜史記夏本紀作九江入賜大龜禮觀禮云天

子賜舍注今文賜皆為錫蓋左氏多古文故作賜公穀皆今

文改作錫也差繆略云賜公羊作錫趙氏坦異文箋云石經

公羊作錫石經穀梁泐注疏本作錫按曲禮正義引左傳亦

作來錫

其稱天子何注據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疏注

天至天子○即文元年天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注正者文不

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也變也疏注正者文不變也○毛本正誤王舊疏云據始言之

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載已而天下順之其餘皆通矣注其誠至矣武王似春王春秋稱王不變也

其餘謂不繫於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五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

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諡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

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

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為王者長愛幼少之

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月

者例也為魯喜錄之疏柱去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孔疏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

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即此事是也三稱並行傳無異說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也其不同者史異辭耳引公

羊此傳云云杜用彼說也按何云皆相通矣者以見刺譏是非則與杜義殊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范注天子

天王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其義以稱天子與稱天王王者同亦不以為褒貶所

係也左疏引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夷狄曰天子王使榮叔歸舍且賙以恩深加禮妾母恩同畿內故稱王成公

八年乃得賜命與夷狄同故稱天子與公羊義不合○注其餘至非也○舊疏云何氏亦順傳文是以獨言元年矣按其

稱王者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賙又王使召伯來會葬之屬是也或言天王者隱元年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賙八年天王使南季來聘之屬是也或言天子此文是也通義云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

或言天王或言天子此並是至尊之稱猶觀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含臨文隨稱無有意義按孔義與何義

乖猶杜云史異辭之謬說也莊元年榮叔之下注云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又文五年王

使榮叔注云去天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又王使召伯注云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又隱

元年天王使宰咺注云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是則天王

者正稱其稱王者皆有所譏刺與稱天子同唯春下之王正而不變非刺譏所繫也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夷狄不識王

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

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又引
 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
 王許所引之左氏說蓋即本之賈侍中其說不可通也禮記
 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是即君臨天下之義鄭注天下謂外
 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則猶泥於左
 氏家說禮記疏又引徐真服虔說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
 亦即左氏說獨斷王圻內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天子者
 夏之所稱天子皆不可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
 母地故稱天子皆不可說春秋○注王者號也○舊疏云
 言正是當時天子之號也自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號
 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也德合天地者稱帝
 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王者當王之號三統通稱三王之
 前曰五帝繁露三代改制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
 三王紕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細為九皇是也○注德合元
 者稱皇○文選注引鉤命決云道機合者稱皇初學記引七
 經義綱曰以化合神者曰皇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化合神者
 曰皇詩疏引中候勅省圖鄭注德合北辰者皆稱皇元即春
 秋元年之元隱元年注云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
 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是也舊疏云謂元氣是總三氣之名是
 故其德與之相合者謂之皇皇者美大之名繁露王道篇所
 記五帝三皇之治天下是也○注孔子至明諡○舊疏云春
 秋說文宋氏云言皇之德象合元矣逍遙猶勤動行其德術

未有文字之教其德盛明者為其諡矣風俗通引運斗樞云
 皇者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
 民不違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含宏履中開陰陽布
 綱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
 勝量道德經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禮記疏引河上公注云
 下德謂號諡之君則五帝所行也知上德為三皇之世即此
 象元義蓋即以德明為諡矣故繁露三代改制云黃帝之先
 諡四帝之後諡何也亦不及三皇○注德合至可放○獨斷
 云帝者諦也象能行天道事天審諦風俗通引書大傳云帝
 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初學記引
 義綱云德合天者稱帝三國志注引孫盛評同離騷經帝高
 陽之苗裔兮王注德合天地者稱帝蓋皆取德合天地為義
 文有詳略也易是類謀云河龍圖洛龜書聖人受道真圖易
 繫辭上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注仁義至歸往
 ○白虎通號篇云仁義合者稱王初學記引義綱云德合仁
 義者稱王白虎通引禮論法記仁義所生稱王周書論法解
 仁義所在曰王文選注引稽耀嘉仁義所在為王韓詩外傳
 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風俗通引書大傳王者往也為
 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號篇亦有是語呂覽下賢云王也者
 者爵稱也○禮記疏引異義天子有爵否易孟京說易有君
 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與盛

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按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禮說鄭駁之按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則此與易孟京說同也易乾鑿度云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稱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注云臨之九二有中與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為大君也此易孟京與何氏所本也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王者父天母地為天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云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書亡佚篇曰厥兆天子爵又號篇云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是天子爲爵稱明矣繁露順命云故德侔天地者皇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則亦以天子爲爵矣舊疏引辨名記云天子無爵非公羊義又引郊特牲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天子有諡則有爵明矣其說是也○注聖人至天子○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

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鬻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邪且夫蒲盧之氣媼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實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也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墮之契母得故舍之誤吞之即生契妹浴于元丘水有燕啣卵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大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詩周頌時邁曰昊天其子之箋云天其子愛之周禮疏引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謂各郊其所生之帝如周則靈威仰殷則汁光紀也○注此錫至賜也○舊疏云決文元

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言天王矣彼注云主書者惡天子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也然則文公初受命而未有功王賜之故見非但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如父教子未當錫是以爲之張義言天子矣按白虎通爵篇引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爲禮也彼自謂諸侯三年喪畢受爵之命此蓋天子特命與彼不同也而曲禮有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之禮者彼鄭注云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蓋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若未葬則未正君臣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此經書月故知例月然外來朝聘例書時天子錫命則書月魯人喜得王命故詳錄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注棄而曰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

文使若尙爲杞夫人疏包氏慎言十月書癸卯月之二十

夫人卒例日即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何氏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是也今此已棄而書日故解之其棄者即上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是也爲下脅杞歸其喪者即下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脅而

歸之是也按此亦如大夫見黜例不書卒此杞叔姬被出亦不合書卒此書爲下歸喪于杞書亦如公孫敖出奔宜絕因爲齊人脅歸其喪故仍書卒皆以殺恥也然內女既爲諸侯夫人雖見棄來歸未經改適當有恩禮服如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邾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

媵諸侯自媵夫人疏注据逆至媵也○舊疏云蓋通內外言

公子翬如齊逆女之屬皆不書媵也○注言來至夫人○白

虎通嫁娶篇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

爲賤也春秋傳曰國來媵可求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多雖賢不得爲嫡莊十九年注云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二

侯爭欲媵之故善而詳錄之媵例時疏左氏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云異姓則否十年春齊人來媵何以無貶刺之文左氏為短鄭箴云曰禮稱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博異氣於國君直曰備酒漿不得云百姓是不博異氣也何得有異姓在其中齊是大國今來媵我之為榮不得貶也劉氏逢祿評曰齊人來媵無貶文者以宋王者之後託其姬之賢為王后法也諸侯不得博異氣左氏之說然矣鄭又以非禮為榮則不得貶所謂說之不以其道說也豈春秋之禮乎按劉氏之說亦非公羊義公羊新周故宋無託宋見王之義諸侯不得博異氣亦鄭氏就曲禮強為之解耳○注伯姬至錄之○通義云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於致女事事詳錄之○注媵來媵是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注据已棄也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注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為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

之疏注言以至脅也○舊疏云為讀如子為衛君乎之為也與忿怒執人同辭者即襄十六年春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不得專其本意者正以三者行其意之辭故也是以桓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今叔姬之喪言以歸不得專其本意明知杞伯有忿怒是以知其被脅耳按左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注叔姬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與公羊合○注已棄至逆之○禮喪服云于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蓋婦人被出則與夫家義絕故仍如在室服三年以無受我而厚之者也今伯姬既出仍脅夫家歸其喪是為恥深惡重故以杞伯自逆為文為內諱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彼疏引徐邈云為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蓋交譏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注不

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為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

信所以甚中國因與不潰日相起疏西南杜云蒲衛地在長垣縣

○春秋之例不信者日今雖得鄭盟旋即執不以罪即下晉

人執鄭伯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也又下楚公

子嬰齊伐莒莒潰亦無中國救莒文其不信已明理合書日

今不日故解之○注使若至中國○舊疏云謂其作信辭也

所以甚惡中國之無信矣○注因與至相起○舊疏云其言

因非正為之辭矣言此盟不日非直甚中國之無信亦因欲

起其下潰書日者乃是中國無信同盟不相救至為夷狄所

潰矣言相者兩事相共之辭則下潰書日亦起此盟之不

矣通義云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罪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

鄭伯實不肯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然同

盟國多矣即為小信辭無以別其為鄭不

背盟中國之失自在稱人以執見之也

公至自會

二日伯姬歸于宋疏

通義云錄伯姬詳矣獨不書逆人者宋公

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

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

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

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為父母安榮之言女

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疏舊

云未有言致女者謂春秋無此經也○注古者至義也○禮

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

義也注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

存時盤饋特豚于室故詩疏引易歸妹鄭注及箴膏肓皆引

士昏禮婦人三月而後祭行則雖見舅姑尚未祭行猶未成

婦也其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故士昏禮其夕祗

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昏

服注云謂成昏按何氏之義亦與賈服同故白虎通嫁娶篇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列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明古皆三月廟見乃成夫婦也故列女傳貞順篇又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也○注父母至致之○禮記坊記云子昏禮有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其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其云宋其不親迎本之列女傳以不親釋不至亦即不肯聽命之意似鄭氏此解亦以致女為成昏然何氏之意則以大夫致女是常禮如列女傳義則似因共公不親迎特使大夫致之令其無違則又少殊也故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

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按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注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是也然鄭氏以此專指不親迎者言似未達穀梁傳曰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范云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范云內稱謂稱使彼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為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是宋公不親迎者穀梁家說子政習穀梁故列女傳本之徐氏責伯姬之解過矣○注必三至婦禮○禮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采注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亦即白虎通三月一特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而知義也此言舅姑俱沒者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賈疏謂姑沒舅存則不行奠采之禮也褚氏寅亮云庾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廟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盟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尚在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為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茶變禮也不可混而為一孔穎達謂

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按曾子問疏云此盟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是庶婦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當以棗栗脯修見舅姑也雖厥明見舅姑仍三月見祖廟所以示成婦也故詩魏風葛屨云女手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劉氏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是也劉氏而有其昏禮鄭氏據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賈服釋在氏以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今按見於列女傳者莫著於宋恭姬三傳舊注皆主此義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其位皆諸侯夫人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嬀所配者公子忽位在諸侯大夫下則大夫內子命婦上所行若彼則鍼子所以譏先配後祖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責其成禮于齊較諸公子忽更爲非禮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嬀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矣士以下無致女之儀大夫以上有之其辭載於曲禮天子諸侯大夫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當夕成昏故有致不致之殊非第以位尊卑之別也士以下無反馬大夫以上有之見於左傳象著於易爻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反馬者夫家之禮不

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反馬與留車相對鄭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婿之義也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偕老必俟反馬以後乃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棄夫婦之禮夫得去婦不得去夫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蓋一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皆有舅教既教於未嫁之先復教於既嫁之後而寒素者多歛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之女易於信從大夫以上難於聽受是以先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也初嫁三月教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教成皆取一時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特也三月成婦古者爲子擇婦將聘必審其家世既娶必祭其性情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昏義云質明費見婦于舅姑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成昏次日即成婦也曾子問曰三月而廟見云云大夫以上昏禮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必至三月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性情之賢然後妻可以事夫媵可以事君子婦可以奉宗廟壻可以見外舅姑而擇婦之禮成一以全出妻之禮也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禮有七出之文顧

士以下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闕閱多崇其情難處先王於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仍得以處子改適於嚴峻之中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施諸尚未成昏者尤見確切要之士以下無世祿居必狹隘罕有與宮大夫以上有世祿居必寬宏且多別館無異宮者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士庶嫁娶多遲成昏於旦夕無遲莫之憂此大夫以上諸侯大夫嫁娶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諸侯大夫嫁娶較早成揆之人情固非空礙難用也凡上中下三篇極為詳晰擇其要者惟以親迎則不致女非公羊義○注書者至同義○上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眾女今此書致女亦詳錄義也列女傳云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用公羊義也○注所以至榮之○何校本潔作潔按潔乃俗字紹熙本正作潔舊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潔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毛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亦其義也据舊疏義明亦三月後致女後始成昏矣共姬以未親迎不肯聽命故必得父母之命也○注言女至之黨○禮記曾子問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

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為之服齊衰也疏其女之父也又雜記云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也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按此之廟見即上文之三月而廟見也廟見即祭也適三月若廟見則必三月行之廟見之後無論何時適遇祭事即得助祭韋氏協夢儀禮集解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程氏瑤田通攷錄云助祭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未備若三月廟見則惟適婦以廟見奠茶象盥饋庶婦不饋則亦不奠茶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饋則亦不奠茶也然則三月之前雖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於高曾祖禰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于禰即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茶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萬氏以廟見與祭禰分別舅姑存沒可也謂廟見即祭行則謬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沒者在者其所云祭禰即此經之奠茶指舅姑沒者非謂舅姑沒者在者其所云祭禰無廟見又非即祭禰為廟見如注疏家之說與萬氏夫同按曾子問廟見祭禰當是一事謂舅姑沒者在者其高曾祖廟自當於祭行時及之蓋廟見止如舅姑在時之厥明之見舅姑也

故亦止于禰耳擇日者雖在三月之限必擇吉日敬之至也
劉氏毓崧謂大夫以上贊醴婦盥饋餼餘及舅姑饗婦之
禮今無明文可證然昏義謂贊醴婦為成婦禮婦以特豚饋
為明婦順舅姑饗婦降自阼階為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
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
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按三月不成昏可也未及
三月并舅姑亦不見揆諸人情恐未盡洽蓋婦者對舅姑之
稱亦係已昏未昏之別昏義所謂禮婦義就士昏禮釋之
無婦字則不辭不必為此正名之稱則大夫以上舅姑若在
即預行盥饋諸禮亦無不可似未必見舅姑後即婦而不女
也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注義與上同復發傳者樂道人

之善疏注義與上同謂亦如上書致女皆與書納幣同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

晉人執鄭伯疏僖四年傳例曰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曰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

伐鄭鄭人使伯弼行成晉人殺之明執不以罪矣

晉樂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注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

不能相救至為夷狄所潰疏十一月無庚申杜氏長歷謂是

潰○舊疏云凡潰例月即僖四年春王正月蔡潰文二年春

王正月沈潰之屬是也今而書日故解之義具上公會晉侯

以下同盟于蒲注通義云潰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都暴

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義亦可通

楚人入運疏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郡國志琅邪

秦人圍許

鄭人圍許公羊義疏五十二

城中城疏

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大事表云經於成

九年定六年俱書城中城國都之內城也杜謂在廩

巨者非是定六年高氏闕曰時公之所有中城而已汪氏克

寬曰定公豈能役眾修城蓋陽虎欲去三家將挾公以自固

耳按高注說亦無据一統志中城在海州沐陽縣西按厚

城在沐陽縣北四十六里續志東海厚丘縣下劉昭引杜預

注今刊本訛為廩丘一統志於曹州古蹟亦

引中城在范縣東南卽承此注廩丘之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一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年盡十四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注據上不郊不言乃僖公不從言免牲也疏

注據上至牲也○上七年夏不郊猶三望是不郊不言乃也

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是其不從言免

牲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性失事天之

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疏注不免至得郊○穀梁上七年

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所以重天牲也此不言免故爲失事

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傳竊天地宗廟牲用相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三

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据此知何氏以漢法况之通義云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云諱使若重難者宣八年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故乃為重難詞也穀梁傳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通義又云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可知矣一發傳一不發傳其義同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

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解云此經公會晉侯宋公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此皆不致故如此解成公數卜郊不從即此上文五卜郊不從是也五卜郊故云數○注不但至而已○舊疏云謂成公意卒竟而不復郊知如此者正以不免牲上文已有說今此仍不致故知更有罪也○注故奪至起之○桓二年注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故為奪臣子辭舊疏云桓元年注云不致之者至故復脫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義亦通於此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疏穀梁傳於九年晉人來媵云

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八年衛人三國來媵非禮來媵傳同此不發傳義亦宜同皆與公羊合

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注侈大

也朝廷侈於妬上婦人侈於妒下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

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疏注侈大至容之○

其能容之云解云考諸舊本大上無侈字按上云侈大也故

此云大其能容之舊本是今衍公羊問答云問何為婦人以

眾多為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

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是婦人以多為侈之證惠氏士奇春

秋說云內女嫁於諸侯惟紀叔姬宋共姬書之最詳故媵不

稱婦而叔姬書婦以其節婦不書媵而其姬之婦書三國來

媵以其賢公穀二傳皆以為詳其事而重錄之實得春秋之

義俗儒謂三國來媵為非禮如其然則內女嫁於諸侯豈皆

歸也衛人來媵其既歸也齊晉大國亦來媵未聞內女之嫁
 若是者公羊所謂婦人以眾多為侈者不其然乎朝廷侈於
 妬上二語疑有成文舊疏云妬其有賢才而居於已上位者
 是朝廷侈之妬也不能容眾妾而妬惡之者是婦人妬也○
 注唯天至二女○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娶作取按釋
 文作取云七注反本或作娶疏本標注作娶舊疏云保乾圖
 文孔子為後主立制非古禮也白虎通嫁娶篇或曰天子娶
 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後漢荀爽傳眾禮之中
 昏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月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
 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
 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蓋亦本此為說獨斷云帝嘗
 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三者為次妃也九
 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天子一娶十二夏
 制也檀弓注云帝嘗而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
 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
 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
 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嘗立正妃
 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
 人然則娶十二者春秋監前代以為後王法與
 丙午晉侯孺卒注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疏包氏慎言云五
 月書丙午五月

無丙午四月之七月也○注不書至同等○殺大夫趙同等
 見上八年舊疏云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例不書其葬見
 其合絕之是以僖九年晉侯說諸卒何氏云不書葬者殺世
 子也是也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
 不義注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
 括故怒蓋趙同等無罪被殺故或致妖厲為祟與

秋七月

公如晉注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性今復

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疏注如晉至絕

當詔之誤舊疏云謂明年三月公至自晉是過郊乃反是無

事天之意包氏慎言云七年春王正月鷩風食郊牛角改卜

牛鷩風又食其角注引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鷩風食郊牛

牛角咎在食者重魯不覺悟重有災也異義公羊說鷩風初食

而不郊至十年卜郊不從不知罪已思改更以奉天以下不

從而郊不郊又不免牲何注坐以盜天牲五月公會晉侯衛侯

等伐鄭不書致伐奪臣子喜君脫危而至之辭則盜天牲者
 宜坐誅責之罪冬公如晉過郊時乃反則怨懟無事天之意
 故絕之以為君天下而不謹於奉天者戒記曰逆天地者罪

及五世言禍至之無止時也立君以奉祀
曠於祀事即當從廢疾例黜退重祭主也
冬十月疏校勘記云此本鄂本闕監毛本皆脫唯唐石經有之
注云去冬者惡成公然則石經有非也按無者是也經熙本亦無
石經未必是惡成公然則石經有非也按無者是也經熙本亦無
此三字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亦云無此三字孫氏志祖讀
書陸錄續編云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益公以秋
也去冬者惡成公云云按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益公以秋
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載經文於此年未有冬
十月三字公羊經又偶脫爾而何氏乃妄造為去冬之說以
如晉為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諤戾甚矣且謂成公以卜郊
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按左氏不可說公羊孫氏膚
淺之徒無足辨也浦鐘云中庸疏云成十年不書冬十月公
羊無此三字今有者後入妄增當為衍文是也段氏玉裁經
韻樓集今本左氏春秋經成公十年有冬十月自唐石經已
然公羊唐石經經亦有之穀梁唐石經已泐不可知今按凡
有者皆謬也禮記中庸注曰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正義
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
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書秋七月冬十月直云二
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
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

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義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據
正義則成十年經左氏無冬十月矣孔冲遠所見如此唐石
經乃妄增三字不可從今一切宋元以下本皆誤其公羊唐
石經亦誤增三字而宋槧官本及明時注疏刊本皆無此古
本之流傳未泯者也考是年經云秋七月公如晉何休云如
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當絕之何氏以下文無事首時過則
知公如晉在冬而經去冬以惡之秋七月為無事首時過則
書之例假令下有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
者知公如晉在冬而冬十月則何豈得云爾其不云去冬十月
十月亦必後人所增倘穀梁有而左氏公羊無之陸氏釋文
必注之曰左公羊二傳無於其無此注知穀梁亦決無此三
字也陸氏作釋文時三經皆無此三字故此三字之有無不
能證之於音義桓四年七年無秋冬成十年無冬十月桓十
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皆見中庸正義又正義
失引者定十四年城莒及霄之士無冬字凡此皆三經所
同何以為取絕范則云未詳杜則謂闕文若賈服之說則又
與三家異但中庸疏所引賈服說似未全當有雖無有既不
視朔又不登臺則不書時月十六字乃為桓成不書秋七月
冬十月發例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發例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

釋文郤州本亦作讐九經古義云世本郤豹生義

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即讐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讐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讐聲相近字異耳按惠氏所引世本見左傳正義又閔元年左傳畢萬為右注畢萬魏讐祖父正義引世本畢萬生芒季季生武仲州州即讐也是也司馬貞說見魏世家索隱左疏引服虔云郤讐郤克從祖昆弟按左傳疏引世本又云郤豹生郤芮芮生缺缺生克克與州皆豹之曾孫也故為從祖昆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丑月之二十五日也聘盟兼書者舊疏云上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丙午及荀庚盟傳云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今此亦然而無傳注者從彼可知故省文又春秋王魯故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故蒞盟來盟悉書時此經及上三年荀庚盟之屬悉書日皆不與信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杜注左傳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按周自平王東遷西都

久為秦有周之采地不應仍存當亦在東圻矣魯世家索隱云周公次子留相王室世為周公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然則此及僖九年之宰周公其皆君陳後與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

而出也注私土者謂其國也此起諸侯入為天子三公也周

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

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疏左傳曰

無出周公自出也與此少異左傳疏引鄭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大者刑之小則宥之白虎通諫諍篇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無可放故不言出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不言出也注私土至公

皇清系角經 公羊義疏五十三

也。○正以書出故知自其私土出也。周公本西周圻內國東遷後不知在何地也。諸侯入為三公者，詩衛風淇奧美武公云：「故能入相于周。」衛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王命為公，又鄭風緇衣序云：「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是皆大為王朝之臣者也。以稱公，故知為三公。其實亦即卿士，卿為典事，公其兼官。詩疏引顧命鄭注云：「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是其義也。」○注周公至錄也。○左傳上十一年，以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其驕蹇，明矣。何氏義與左傳大同。杜云：「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義云：「自絕于周，驕蹇不奉王命，不臣故當并絕其國書出也。」通乖離出奔也。○注不月者，小國也。○春秋之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小國時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是也。此書時明小國入為三公者，自其私土而出，故從小國例舊疏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既視公侯，何言小國小國者，據其私土之言也。周公本小國諸侯，於王圻之內，雖有采地，但從私土而去，故從小國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疏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疏。音莎與瑣同。部字左氏定七年經瑣即沙也。可證杜云瑣澤地闕方輿紀要瑣侯亭在開封府

新鄭縣宛陵城西亦曰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疏

杜云交剛地闕大事表云：「按是時赤狄別之如赤狄之在閔，僖之世也。又云或云交剛在今陽州境，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注不使夷狄敵中國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疏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注

月者善公尊天子疏。注月者至天子。○舊疏義云：「趙汭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為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疏

舊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行文也。穀梁校勘記云：「余本無至字，有齊侯二字，何煌云：「考石經三傳左氏有至字，公羊無疏云：「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行文也。穀梁石經此係宋人補刻，疑至字或亦出肌增也。按是年石經實非補刻，何蓋偶誤。公羊疏以至字為衍文者，指公羊傳而言。穀

公羊義疏五十三

梁自與公羊不同何据彼疏引此經非是又補刻石經係朱
梁謂宋人補刻亦非是按左傳亦無至字彼校勘記云石經
公下有至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
字衍文也

伐秦疏穀梁傳無齊侯二字

其言自京師何注据僖公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不言自王

所疏注据僖至王所○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以下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是也舊

疏云彼亦朝天子而往圍許不言自王所與此異故難
之通義云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公鑿

行也注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疏注鑿猶至之意○

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
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

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屬身毒國道便近又
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

曰鑿行按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鑿空集解引蘇林云鑿空開
道也說文金部鑿穿木也釋名釋用器鑿有所穿也廣雅釋

詁鑿穿也又淮南汜論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注鑿
穿也凡有所穿鑿皆更造之象也漢司隸楊厥碑選通石門

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
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

者善公鑿行疏注時本至事也○舊疏標注作生事修朝禮
而行解云注事之上亦有復字者衍文則舊

疏本無復字杜云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劉炫述義云魯朝
聘皆言如書其始發言往而言公朝王所者發國不為朝王

至彼遇王朝之朝訖乃書故稱朝也此過京師亦宜稱朝言
如者發雖主為伐秦即其朝王之意書其初發故言如也按

如何意公本無朝王意然猶有尊畏之心不敢過京師而不
朝善善從長即而褒成之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穀梁傳非

如日如不叛京師也注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是
其義也○注間無至鑿行○昭十二年秋公會劉子晉侯以

下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注不言劉子及諸侯者間
無異事可知矣彼以間無異事故不復舉劉子及諸侯此亦

間無事亦但書自京師遂會晉侯伐
秦矣今復舉公故解之明其善也

曹伯廬卒于師疏釋文廬本亦作廬古廬廬字多通用左氏桓
十二年傳羅與廬戎兩軍之釋文本作廬戎

皇清經解賣扁

公羊義疏五十三

七

云本亦作盧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二十年書蔡侯廬卒作盧史記吳世家餘橋夷吾卒子柯廬立吳越春秋作柯廬荀子富國篇君廬屋妾注盧當為廬莊子讓王篇乃負石而自沈于廬水釋文云司馬本作廬水是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日師在會日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注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疏注月者至用

正以致例時故也通義云月致者春出秋返久也亦通

冬葬曹宣公疏穀小國君卒月葬時故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注莒大於邾婁至此乃卒者庶

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疏注莒大至得卒○莊

卒是邾婁卒於所傳聞世春秋序莒常在邾婁上明莒大於邾婁而不得書卒故解之按彼注云小國未當卒而卒為慕伯者尊天子行進也則書邾婁子卒非常例矣所聞世合卒又以庶其被弑故不得書卒也庶其事在文十八年○注至此至得日○此決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瑱卒書日故也彼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此莒始書卒無

進行故略不日也舊疏云所以書日者非直行進其邾子克往前已卒是以春秋得詳錄之也曹亦小國桓十年春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書日者彼注云始卒與大國同例者春秋敬老重恩也故為魯恩錄之是也通義引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疏通義云左傳曰衛侯如晉晉侯強

歸晉侯使卻犢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紀履綸一譏

而已疏舊疏云隱二年注云不親迎例月重錄之今此不月

義故略之通義云至是始娶者公即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

五而生子按孔說非是成公二年已會楚娶齊于蜀則即位

雖幼必非襁褓至小亦宜七八齡矣即位至此年計已逾冠

故舊疏謂其即位十四年始娶元妃非重繼嗣之義也孔疏

引左傳國君十五生子之文甯成公時始十五六耶○注凡娶至而已○校勘記出凡娶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娶閩監毛本改取非釋文作凡取云又作娶閩監毛本蓋據此紹熙本亦作娶紀履綸事見隱二年彼傳云外逆女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然則春秋於公不親迎
不譏從可知例也舊疏云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喪服
未除是其太早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
嗣是其太晚也但略舉一二人則桓三年娶于齊文四年娶
于齊合在其間矣又引舊解云隱二年履綸之下注云內逆
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故略外也然則外之娶妻莫問早晚其不親迎皆不
復書而譏之者悉從履綸之例一譏而已所以此處注之者
正以內逆女常書之末是以於此決之按此注意謂皆不譏
者疑即指親迎言非謂不譏其早晚也文公娶太早經書公
子遂納幣譏之成公娶
晚經不月以起之也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疏毛本率改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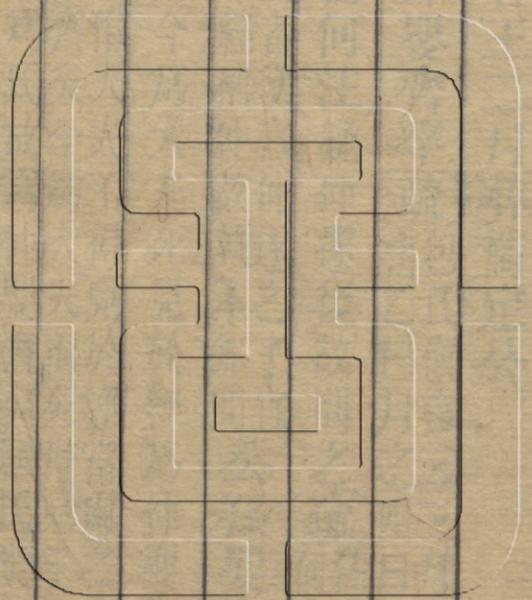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疏左傳舍族尊夫人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云叔孫僑如

舍族為尊夫人按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
尊而亦舍族春秋之例一事再見者亦以省文耳鄭箴之曰
左氏以豹違命故貶之而去族今僑如無罪而亦去族故以
為尊夫人也春秋有事異文同者則此類也劉氏逢祿評曰
一事再見不加氏者見終奉君命按此與宣元年公子遂如
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同一文法從彼傳一事

而再見者卒名可知例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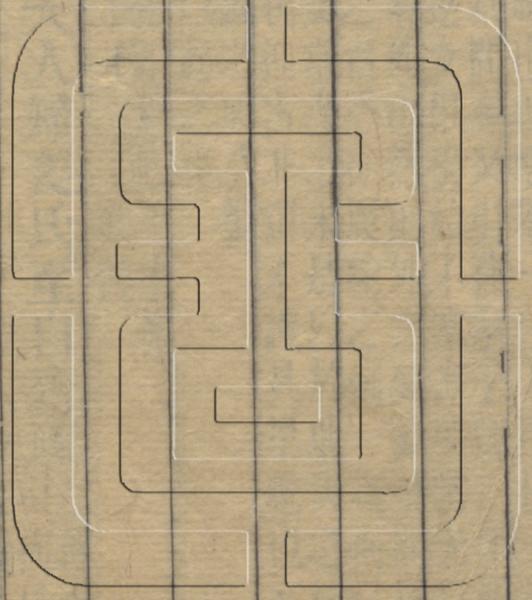
秦伯卒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一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一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五年
盡十六年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包氏慎言云三月書乙巳月之四日

仲嬰齊者何注疑仲遂後故問之疏注疑仲至問之○舊疏何氏欲解弟子問所不

稱公孫今經稱仲故執不知問公孫嬰齊也注未見於經為

公孫嬰齊今為大夫死見於經為仲嬰齊疏注未見至嬰齊

於經謂未作大夫不得見於經當爾之時猶為公子之子故

為公孫嬰齊矣今為大夫而死得見于經更為公子之孫孫

以王父字為氏故為仲嬰齊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魯有二
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為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
齊卒于狸軫則子叔聲伯也此文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
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為公孫嬰齊此漢人解經之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四

善若子叔聲伯則戰牽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蓋歸父奔後魯人尙未立後傳故云徐傷歸父無後也爲大夫未久卽卒又未有事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故不見經

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注据本公孫疏注据本公孫○舊疏云言其本公孫昭穆

須正雖代兄爲大夫甯得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注更爲公孫更爲公孫之子乎故難之

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疏注后漢書安帝紀云禮昆弟之子猶

章懷注爲人後者謂出繼於人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謂嬰齊爲歸父後卽爲歸父之子爲歸父之子故以歸父父

字仲爲氏是爲以王父字爲氏以王父字爲氏真子之禮如

此爲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非以爲之子

釋爲人後乃以明爲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於真子喪服傳

日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謂爲之子也

又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此之謂爲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真子然則爲之子信

矣爲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後者皆如是

○注更爲至公孫○正以嬰齊實公孫今爲公孫歸父後故

去其公孫之氏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注据氏非一

同諸歸父子也

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注謂諸侯子也顧興滅繼絕故紀族明

所出疏注謂諸至所出○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

孫以王父字爲氏故王父卽謂諸侯子也白虎通姓名云或

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也王者

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

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荆公孫朝魯有仲孫叔孫季孫楚

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以知其爲子孫也隱八年左傳曰天

子建國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

爲族禮記大傳疏引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昊之所賜也

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

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疏唐石經鄂本監毛本同此本闕本脫一後字今訂正按紹熙本亦疊

後歸父使于晉而未反注宣公十八年自晉至榿奔齊訖今

未還疏注說今未還爾雅釋詁訖至也至今未還也與漢書成帝詔訖今不改之訖同何以後之

注据已絕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注叔仲者叔彭生氏也

文家字積於叔叔仲有長幼故連氏之經云仲者明春秋質

家當積於仲惠謚也疏注叔仲至氏也舊疏云即文十一

之○白虎通姓名云質家所以積于仲何質者親親故積於

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廣川書跋引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

家稱仲白虎通又云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

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不積於叔何蓋以為兩兩俱生

故也不積於伯仲明其無二也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

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其次即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

又其次為蔡叔度曹叔振鐸邲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未為時

季載是文家積于叔之證也質家積于仲古籍散亡無可驗

也舊疏云經言文家字積于叔欲道彭生之經所以不連仲

之意也言叔仲有長幼者欲道彭生之傳所以連叔仲之意

也何者彭生之祖生於叔氏其父武仲又長幼當仲是以彭

生遠而言之雖非正禮要是當時之事是以傳家述其私稱

連言仲矣按叔仲云者猶言叔氏之仲也○注經云至於仲

○舊疏云注言此者欲道嬰齊此經何故不連其父歸父之

字而單言仲者欲明春秋當質正得積於仲是以不得更以

佗字連之○注惠謚也○周書謚法解愛人好與曰惠又柔

質慈民曰文公死子幼注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

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

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

人從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疏注禮至老夫禮記曲

備通義云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碣使

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曰

老夫蓋藐慢遂之辭鄭注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貪賢亦

引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是也意老夫亦非卿大夫正稱何

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

而立宣公注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為重叔仲惠伯事

公羊義疏五十四

三

與荀息相類不得為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
 如荀息死之疏釋文弒亦作殺音試文十八年左傳仲殺惡
 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
 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
 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理之馬矢之中與此敘
 少者有先後耳注殺叔至為重○通義云殺叔仲惠伯不書
 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夫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
 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兩弒君晉一
 弒君凡三書及所以旌死難之臣也魯弒子赤曷為叔仲惠
 伯不書於春秋春秋尊宗國君弒則隱而不書故叔仲惠伯
 亦不得牽連而書說者謂死無補於君故不書卒書卒則無
 荀息有何補於君而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為不
 以表其節也且書卒則嫌與公子牙同故不書然則曷為不
 書刺刺者有罪乃刺之雖無罪必有說則又何說而刺叔仲
 惠伯乎此叔彭生死難之節所以不書於春秋按春秋不書
 殺叔仲惠伯自為舉重略輕蓋亦內辭也若欲書之聖人自
 有書法以張義不必如舊疏所云宜言冬十月子赤及叔仲
 彭生卒夫游夏之徒且不能贊一辭後人何必強作解事乎
 ○注叔仲至死之○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
 息傳及者何累也又云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
 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

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
 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
 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
 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里克知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
 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此叔仲惠伯亦曰吾子相之
 老夫抱之以卻仲遂遂因殺叔仲惠伯弒子赤是與荀息事
 相類也桓二年莊十二年僖十年皆有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均指叔仲惠伯下皆云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云云然則叔仲
 惠伯甯有不賢而彼傳皆如此發何卻公雖云叔仲惠伯直
 雖見殺不如荀息死之義亦未洽何者仲遂欲廢嫡立庶先
 與惠伯謀其必嚴憚惠伯與孔父義形於色無所區別故仲
 遂退而先殺惠伯次弒子赤左傳謂以君命召惠伯應是殺
 惡及視先事不然遂重在弒君子赤已死則惠伯存否聽之
 可矣何必矯命為耶當時所以不與三人並見累者或仍為
 內諱故與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注臧孫許宣謚疏校勘
 記出
 臧宣公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臧宣叔宣十八年疏引
 此傳同當据正唐石經缺按紹熙本作臧宣叔周氏柄中四
 書辨正云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為
 司寇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其卒也書
 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卿則非少司寇之謂至於相則當國
 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

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
介卿聽政是也宣叔為司寇謂之為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
證按孔子之攝相自謂攝政夾谷相禮之事非執政之相與
此不同臧孫之相自謂當國者蓋魯命卿不一諸卿中又一
執政者如晉六卿而別一有執政者也周氏引管仲子產事
為證是也然晉執政者常將中軍宋執政者常為右師魯叔
孫穆子嘗執政而於卿位居二則又各國之殊也○注臧孫
許宣謚○左傳宣十八年云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
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支仲子武仲父許其名
也時為司寇王行刑是也宣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
謚者謚法解聖善周聞田宣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
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疏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

本同宣十八年仲氏也其然乎疏校勘記云鄂於是遣歸父
疏引作雜言曰

之家注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疏左傳又云遂逐東門
氏逐與遣同左傳僖

二十三年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亦謂逐之也漢書孔光
傳遣婦故郡即逐婦故郡也歸父在外故先逐其家也○注
時見至大夫○舊疏云時見君幼少恐然後哭君歸父使乎
有禍變欲以有防衛之義示其諸大夫

晉還自晉至櫪間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

走之齊疏自歸父使於晉下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注徐

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傷其先人為惡身見逐絕不忿懟也

疏注徐者至東語○說文才部徐安行也廣雅釋詁徐遲也

人乍聽臧孫許言皆知仲遂當絕繼見歸父無罪見逐不忿
懟故其傷歸父無後也何氏以徐為皆其者廣雅釋詁徐皆
也呂覽辨上亦無使有餘注徐猶多也餘徐皆從余聲徐其
餘之借與○注傷其至懟也○即謂其間君薨家遣哭君成
踊反命乎介事宣十八年注亦云圭書者善其不以於是使

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起時莫能然也於是使

嬰齊後之也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疏通義云久而更傷歸父無

後言仲遂太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是也○注弟
無至父孫○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按禮卿大夫以下繼世
與天子不同天下不可一日無天子國不可一日無君是故
繼世不立則取於旁支以弟後兄可也以兄後弟可也甚至

以叔後姪古亦為之君之生存既已盡臣其諸父昆弟身歿而旁支入繼必為之服斬衰既為之服斬衰即立祖禰事之可也大夫則不然以別子為祖亦不能臣其宗族繼世相傳以宗法齊之而已春秋之法大夫以罪廢逐不得入宗廟即思其先世而為之立後亦直以廢逐者之兄弟代主大宗之祀世及相傳而不及於廢逐者之子姪正所以嚴昭穆之序也魯於叔孫氏嘗逐僑如而立其弟豹矣於臧氏嘗逐紇而立其兄為矣於東門氏則逐歸父而立嬰齊其事正同不聞豹禰僑如為禰紇而必以嬰齊禰歸父此魯人之物舉也其意若謂吾逐歸父以其父故父之罪尤不可以後甯後其子爾乃不知其已恃典禮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手古為後之禮經也何邵公注甚明而誤者失之崑山徐氏為尤甚公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實遂子也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以稱仲孫而仲之

不孫之者仲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

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何也爵邑受諸某則於某之喪祭一如真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綿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

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歿其實也明其為遂子也通義云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於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為氏而氏之爾為人後者為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者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訾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為殤後者乎為祖母後者乎為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可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按孔氏直混天子諸侯與卿大夫為一故如此解為殤後之後謂宗子為殤死族人承其宗者與此後字別為祖母後為祖庶母後皆論服制本不必皆以父母稱之也禮喪服不杖期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注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是為諸侯有為祖後者有為曾祖後者皆服斬亦不必以父母稱之也重黎之事亦不例諸大夫士孔氏未免好辨矣劉氏逢祿解詰箋云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貍軫之公孫嬰齊為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為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然考舊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自謂天子諸

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為後也劉說援据亦非總之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奪宗則必取諸昭穆相當者為後不兄為弟後俱無不可不奪宗則必取諸昭穆相當者為後不得混施不明乎此宜乎宗法廟制俱轆轤不通矣歸父無罪被逐魯人傷其無後欲為立後此國人清議也季文子等於遂之弑君并不以為可仇唯歸父欲去三桓故疾之尤甚因坐以其父弑君之罪其意仍在歸父并非罪遂而又迫於國人之言不得不為歸父立後乃不立歸父之子而立歸父之弟名為後歸父仍是絕歸父以後遂此季臧之奸巧也所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此也聖人書之以仲不言仲孫正不與其子為父孫并所以絕遂不與其有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

于戚疏校勘記出宋世子成云鄂本元本同唐石經閩監毛本成作戚釋文世子成音恤本或作成蓋唐初本已有作成者矣左氏穀梁俱作戚按昭十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亦作戌二傳作成彼釋文云宋戌讀左傳者音成何云向戌與君同名則宜音恤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宋平公鐘銘宋公戌之經鐘吳東發跋云左昭十年傳宋公成公羊作戌史記亦作成今觀是銘當以公羊為正是平公器也頌壺銘甲戌豐姑敦丙戌文皆作成與此同又按左昭二十年傳

公子城杜云平公子成與城音同若平公名成其子不得名城也包氏慎言云三月書癸丑月之十二日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為篡喜時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僖二十八年注

作歸于京師無之字傳文方辨別歸之于歸于二者之不同然則石經此處有之字其誤甚矣左氏穀梁亦無之通義云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特為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者誤按彼云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注云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據彼及注則此經不得有之字矣有者衍文○注為篡喜時○事具昭二十年傳通義云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為伯討也按左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又十三年彼傳云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又曰既葬子臧將口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是年彼傳云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子臧即此之喜時係讓國而非負芻所篡與公羊異孔氏乃取左氏為說何耶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注不日者多取三國賸非禮故略之疏注不日至

略之。○正以大國君卒日葬月此不日故解之多取三國賧者卽十九年伯姬歸于宋有衛人來賧晉人來賧齊人來賧傳云三國來賧非禮也是也舊疏云雖於伯姬爲榮而宋公有失故死略之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庚辰月之十一日通義云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

爲國亂渴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渴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

疏

鄂本奔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注

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

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

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疏注不省至之也

十年秋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彼則省文不言鄭良霄

自許入于鄭今則不省文故決之必知不省文是大之者正

以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

故知也通義云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

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強族輯公室智足以奠亂功足以

安國故繁辭大之也言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

者舊疏以爲春秋說文左傳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

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

大也不能治官致賴寵乎乃出奔晉是亦以華元爲憂國出

奔但不以爲山所譖耳宋世家謂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

殺華元華元奔晉又異○注言歸至無惡○舊疏云卽桓十

五年傳例云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人者出無惡人有惡入

者出人惡歸者出入無惡是也按僖二十八年傳自者何有

力焉者也明晉人理其罪宋人乃反華元誅山也史記左傳

皆言魚石止華元至河乃還誅山然設

非晉力桓氏未必反順華元若是也

宋殺其大夫山

注

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

貶之明以譖華元故

疏

通義云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

義○注去氏至元故

○舊疏云襄二

本左氏言背其族也之

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注

云宋大夫山譖華元

貶此不貶者殺二慶而光歸譖光可知然則此華元歸後山

見殺故須貶山以見其義左傳華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

人攻蕩氏殺子山是

山殺在華元歸後也

公羊義疏五十四

皇清經解續編

宋魚石出奔楚注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

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疏注與山至及也○杜云公子日

也注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是與山有

親也舊疏以注有山者魚石之親語因云若其不貶宜言魚

山矣疑山亦魚氏非也○即蕩澤故世家作唐山唐即左氏

之蕩也○注後得至殺由○正以復入為出無惡人有惡文

也魚石復入見下十八年云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者文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傳晉殺其大夫

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

殺何君漏言也然則彼為君漏言致射姑殺處父故坐君殺

君書國兼惡射姑可知此文與彼同亦似君漏言致魚石

殺山然惟下有復入文則魚石無惡其非魚石殺山可知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鮪邾婁人會吳于鍾離疏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大

咎城鍾離以備吳二十四年楚子為吳師以略吳疆師還吳

鍾楚遂滅巢及鍾離南北朝時為重鎮今江南鳳陽府鳳陽

縣東四里有鍾離舊城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過鍾離縣北世

本曰鍾離贏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為縣

春秋左傳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一統志故城在鳳陽

府鳳陽縣東舊有東西二城濠水流於其中按是時鍾離應

尚為國若已屬楚不得會其地矣

曷為殊會吳注据楚不殊疏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于外吳也疏繁露觀德云是故吳魯同姓也鍾離之

霍是也夷狄之行也穀梁傳曰會又會外之也通義云世子殊會吳

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

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

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

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曷為外也注据襄五年不外之疏

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是也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注內其國者假魯

以為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

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所

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醕而適見於
可殊之時故獨殊吳疏舊疏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即經

下是也云內諸夏而外夷狄即經序諸大夫訖乃言會吳于

鍾離是也按舊疏第就此經言之其實傳凡言春秋皆謂春

秋通例也內其國而外諸夏所傳聞世也內諸夏而外夷狄

謂所聞世也至所見世則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

近大小若一矣繁露竹林云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

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是也漢書匈奴

傳論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明皆道春秋之法非當時

果外矣外楚也○注內其至師也○即隱元年注云春秋託

新王受命于魯故即假魯以為京師也是以儀父來盟則褒

滕薛來朝則褒外來盟者稱來我往彼盟稱益齊侯獻捷亦

稱來見王義尊內言如不言朝聘皆京師魯之義故僖三年

注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節

以法度言來盟亦因魯都見王義使若來之京師白事於

王是也○注諸夏至侯也○校勘記云此本閩監本士誤士

鄂本毛本不誤今訂正魯亦諸夏假魯為京師故以諸夏為

外士諸侯也論語八佾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

○注謂之至辭也○校勘記出大總下上言之辭云閩監毛

本同誤也鄂本上作土當据正按紹熙本亦作下土夏者大

也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閩

元年左傳諸夏親暱襄四年左傳諸夷必叛華夏皆總下土

言之謂之大者言有禮儀之大也○注不殊至殊也○即僖

二十一年宋公楚子以下會于霍之屬是不殊也通義云楚

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稱州已外之矣攢爾亦殊會始發傳

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注至於至

之行○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

莊王行伯約諸侯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為信辭也

是卓然有君子之行故又不得殊也○注吳似至殊吳○史

記吳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古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

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乎又

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所謂似夷狄差醕也而適王者欲一

見於可殊之時決楚之始見時尚未合殊故也

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注据大一統疏○即隱元年

傳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舊疏云王者施政言自近者

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

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疏注明當至治之○襄

來奔注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

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

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

亂之中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內離會書

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書外離會至所見世

用心尤深而詳明先正京師乃正諸夏乃正夷狄以漸治之

也故隱二年會戎于潛書內離會以正內僖二十六年楚人

滅隗以隗子歸不名見責小國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

函所聞世內諸夏而詳錄之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名者

所見世責小國詳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

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是也說苑指武篇云內治

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

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

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

狄言自近者始也通義云此春秋為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

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

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操之

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其義然也繁露天地陰陽云近者詳遠者略亦謂先近而後

遠也○注葉公至者來○見論語子路篇今本無于孔子蓋

以意足之也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

在悅近而來遠孔子世家孔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

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皆以意增損非有

異文也○注季孫至是也○見論語顏淵篇舊疏云帥長也

言子為諸侯之長而為正誰敢不為正乎亦是先正於近乃

始及遠之義故引之按夫禮儀公問篇政者正也君為正

則百姓從政矣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夫三公者百察之

率萬民之表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皆謂正已

以正物即由近而及遠也○注月者至夷狄

通義云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

許遷于葉疏

杜云許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

葉而許之舊都盡歸于鄭鄭人謂之舊許襄十一年傳諸侯

伐鄭東遷舊許是也又云王子勝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

楚子遷許于析而更以葉封沈諸梁號曰葉公今河南南陽

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一統志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

三十里

舊縣鎮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木者少陽幼君

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

徵也疏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范云雨著

師古曰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為冰也今俗呼為間樹雨音

于具反按今時問有之所謂樹稼是也皆盛寒所致舊唐書

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

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憲見而

歎曰此所謂樹稼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也

○注木者至徵也○丑行志上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

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零氣寒冰不曲直也

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

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協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

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日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

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

象也是歲晉有鄆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經義雜

記云雨木冰杜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何注冰脅木者君臣

將執于兵之徵穀梁傳雨而木冰也范解雨木冰者木介甲

冑兵之象雨著木成冰疏引徐邈云五行以木為介介甲也

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

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與何邵公義同五行

志載劉歆劉向及各說按左氏無傳當從劉子駿說說文氣

部氛氣也从氣分聲霏氛或从雨則氛霏為一字釋名釋天

氛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劉說與釋

名合氛霧字異也穀梁當從劉子政說言人將有害則陰氣

脇木得雨而水是不必以冰為木介取象於甲兵矣何注公

羊徐注穀梁皆本劉子政義范則專取甲兵之說不知穀梁

引傳曰根枝折正與陰氣脇木之義合明非取象於甲兵也

古徵書考異郵云天雨木冰貴臣將死也專主大臣言蓋震

為木震為長子大臣之象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

為叔孫僑如出奔刺公子偃之兆而少陽象幼

君冰脅木象公為晉所取行父被執取應亦切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注滕始卒於宣公日於成公不名邾婁始

卒於文公日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疏包氏慎

月書辛未月之六日通義云滕文公也○注滕始至不名○

宣九年秋八月是始卒於宣公也此經書辛未滕子卒是日

於成公也二者皆不名故云不名若然隱七年書滕侯卒彼

注云所傳聞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

禮祭故稱侯見其義故也○注邾婁至公名○文十三年邾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四 三

襄子遷籛卒是卒於文公也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闚卒是日於襄公也籛籛闚皆名故曰名也若然莊十六年書邾婁子克卒莊二十八年夏四月丁未書邾婁子瑱卒已見於所傳聞世而卒始於文公日於襄公者莊十六年注云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伯者有天子之心行進也莊二十八年注云日者附從伯者朝天子行進明皆以行進與隱七年之書滕侯卒皆非常例也○注俱葬於昭公○昭三年滕子泉卒又云葬滕成公昭元年邾婁子華卒下云葬邾婁悼公是俱葬於昭公也○注是以知滕小○舊疏云春秋於所聞之世始錄微國之卒書月書名明其大小滕子卒葬皆在邾婁之後邾婁之君名於所聞之世於滕則未是以知其小於邾婁也何氏所以不於會序比之而据其卒葬者會是主會次之其大小仍自難明故如此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楚滅舒庸晉厲公見餓殺尤重

故十七年復食疏注是後至尤重○校勘記出晉厲公見餓殺尤重云閩監毛本尤誤猶鄂本餓作殺誤尤字與此本紹熙本不誤楚滅舒庸見下十七年晉厲公見餓殺者下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舊疏引春秋說以

為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出之二月而死故此注云見餓殺也五行志下之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敗楚鄭子駟陵執魯侯與何氏義異劉歆以為四月二日是也○注故十七年復食書丙寅劉歆以為四月二日是也○注故十七年復食○即下十七年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注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

代陽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甲午甲午本六月之晦日春秋不記晦故特言記異以別之按繁露王道述災異有書晦謂此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疏杜云鄆陵鄭地今屬潁川郡水經注潁水篇沙水南與蔡澤陂

水合水出鄆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鄆陵處也史記注引服虔云鄆陵鄭之東南地也紀要鄆陵舊城在開封府鄆陵縣西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鄆陵即杜所故續志作馬李奇曰六國曰安陵然地志陳留郡有偽

應劭曰鄭伯克段于偽是也則楚子鄭師敗績

克段之偽與穎川之偽陵有別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注据宋公戰于泓敗績稱師疏注

宋至稱師。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是

也通義云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為主人而戰言晉侯及

者蓋以楚數陵諸夏鄭附從僭夷善王夷也王夷者何傷乎

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為主與獻同義

矢也注時為飛矢所中疏廣雅釋詁傷也一切經音義引

痍侈也侈開皮膚為創也說文疒部痍傷也成十三年左傳

芟痍我農功釋文痍本作夷故左傳云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注夷亦傷也疏引服注云金創為夷是也說文刃部刃傷也

从刃从一又創云刃或從倉繫傳云按史此正刀創字也金

創為痍即通俗文之體創為痍是金創矣故注云為飛矢所

中左傳史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及戰射共王中目楚世家共王救鄭與晉然則何以不言師

兵戰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是其事也

敗績注据王痍末言爾注未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

舉師敗績為重眾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以言戰又言

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疏注未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末

弓云未吾禁也注未無也○注凡舉至為重○桓十三年注

云燕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又隱二年注內外淺深皆

舉之者因重兵害眾故敗績舉師也穀梁傳曰楚不言師君

重於師也繁露對膠西王篇王痍君獲不言師敗重傷君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疏杜云沙隨宋地梁

隨亭大事表云今沙隨城在歸德府甯陵縣西北故沙隨國矣春秋

汲水篇汲水又東逕甯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

成十六年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注不見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注不見見者恚乞師不得欲執之

疏通義云不得為晉侯所見○注不見至執之○下傳公不

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注据不得意扈之會公失序不致疏

注据不得意。舊疏云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會

注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

今會不得意而致會故据以難。注扈之至不致。即文七

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

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與

公盟也。彼公不得意不書致。故据以難。通義云此兼問兩公

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不恥也。曷為

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為行父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曷為

不恥注据扈之會公失序疏云注据扈至序恥。文七年注

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辭。明恥故諱也。故彼不。公幼也。注因

曰順諱為善文也。此反為得意辭。故据以難。公幼也。注因

公幼殺恥為諱辭。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疏注因

諱辭。舊疏云實不見今而致會若得意然故言為諱辭耳

白虎通爵篇童子當受爵命者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

不與童子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不見公經不

以為魯恥。明不與童子為禮也是也。通義云公不見見實以

叔孫僑如淫通繆姜而譖公子晉之故。時公尚幼未能親政

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按孔氏牽涉左氏之說

果爾則晉人信譖何反責魯大臣而為公幼殺恥也。且左氏

家以公衡為成公子則亦無公幼之說。白虎通正先師舊義

與何氏說合。注不書至重矣。舊疏云是時累代公執而

下經但舉其一故此注不書行父執者公不見見已重矣。按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疏通義云王之上大夫稱

爵沈氏欽韓云圻內國有封爵如蘇子稱子者若公卿大夫

但有八命六命四命之差而無公侯伯子男之次且尹子為

卿士若其出封當加一等為侯伯不當為子男也。蓋京師之

王官尊之則曰公通稱則曰子若單劉者亦曰子不曰公不

獨尹子為然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注据曹伯

襄復歸于曹疏注据曹至于曹。易也注易故未言之不復

舉國名疏注易故至國名○毛本末作未誤按何意亦未無也無所取於舉國名也其易奈何公

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注据本纂喜時也

疏釋文喜時左傳作欣時○注据本纂喜時○上十五

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注和平其臣民令專心于

負芻疏通義云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名喜時內平其外

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詒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疏通義云此

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

者之心而為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罪已明矣

是也○注訟治于京師○鄂本訟作說誤僖二十其言自京

師何注据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復歸于

衛俱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不連歸問者嫌自京師天子有

力文言甚易欲并問力文與上說喜時錯疏注据僖至京師

也○注不連至時錯○僖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若連歸問云其言歸自京師何即

嫌天子有力與上說喜時之內平其國外治諸京師為喜時

之力意違故但問自京師與衛侯鄭不同之故也舊疏云問

者之意欲道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亦是天子所歸不言

自京師今曹伯亦天子所歸獨言自京師文相違背也上說

言其所以易正猶公子喜時之力若此處并問天子有力之

文即與上說喜時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注言歸自京師者

與內据臣子致公同文欲言甚易也舍此所從還無危難矣

主所以見曹伯歸本据喜時平國反之書非錄京師有力也

執歸書者賢喜時為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

謙自者京師有力辭與歸功喜時意錯○注執歸至功也○
舊疏云以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二十一年執宋公之
屬皆不書其歸也若然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又云晉人
執衛侯下云曹伯襄復歸于曹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皆
是被執而書之者曹伯下注云執歸不書書者名惡
當見衛侯下注云執歸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是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疏

左氏穀梁作若丘史記

索隱招或作若又陳杞世家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陳司徒招
招又名召招若皆从召得聲得通也詩小雅若之華釋文若
徐音韶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韶漢者釋文韶本或
作招獨斷舜曰大韶一曰大招是也杜云若丘晉地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疏禮記表記云仁
謂施以人恩也引此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
人也則鄭所見公羊本作人也正義云施人以恩謂意相愛
偶人也傳稱欲人愛此行人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偶相
存愛之義也又中庸云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
也即仁之也古言穀梁莊元年傳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仁之
仁大戴禮會子立事篇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謂知其
仁也墨子非命篇命者非人者之言也謂非仁者之言也呂

覽論人篇哀之以驗其人韓勅造孔子廟碑四方士仁謂士
人也驗其人謂驗其仁也是也九經古義按公食大夫禮賓
入三揖注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蓋賓主揖讓互相親偶
親親之意亦如之也老子道德經曰如嬰兒之未孩河上公
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御覽引元命包云仁者情志好生
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注二人言不專於己
念施與也是曰在招丘稀矣注稀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
則仁之義也

可悲矣閱錄之辭疏

注稀悲也○昭九年傳存陳稀矣釋文

云歛歛也文選注引蒼頡篇歛歛泣餘聲也亦作唏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索隱唏歎聲蓋皆歛之借
也廣雅釋詁亦云歛悲也楚辭九辯惜悽悽增歛離騷會歛
余鬱是兮是也方言唏痛也凡哀而不泣曰唏淮南說山訓
紂爲象箸而箕子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人之何疏校勘
唐石經諸本作仁之何此與表訓注合按此誤字而有合於
古者也公羊本三云人之後來皆改作仁之則此作人之爲
誤字矣今按紹熙本亦作仁之何皆當如表訓注所引作人
字爲是十行本不誤也而人字又以作凡爲正說文下云
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又凡云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說文仁
訓親愛人謂此凡字是親愛人也凡禮記中庸之仁者人也
是詩經釋賈扁公羊義疏五十四

表記之仁者人也此人之入字皆說文凡字非人字也詩
衛風淇奥箋云謂仁於施舍亦當作凡於施舍彼俗本作人
較勝於代公執也疏通義云善其以身其代公執奈何前此
元本也

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注不書者不與無惡疏即上夏六月
來乞師下云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不
見內君大夫會知其不與也○注不書至無惡○僖二十六

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傳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
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兵凶器戰危
事不得已而用之爾乃以假人故重而不別外內也故不與

無惡也按左傳云戰之日齊國佐高无咎至于師衛侯出于
衛公出于壞隤注壞隤魯邑是魯師未出竟故僑如告卻鞮

有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之語也即上文孟獻子亦但曰
有勝矣亦不見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注會沙隨也○即

有出師之交公會晉侯注會沙隨也疏注會沙隨也○即
侯衛侯宋華元邾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

婁人于沙隨是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
季孫行父疏据何氏義此執季成公將會晉厲公注謂上伐

鄭言諡者別嬰齊所請也明言公會晉侯者嬰齊所請事也

故下與嬰齊傳合同疏校勘記出成公將會厲公云唐石經

字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注謂上伐鄭○鄂本下有

也字紹熙本亦有別於沙隨之會即上公會尹子晉侯齊國

佐邾婁人伐鄭是也○注言諡至合同○謂此傳稱成公將

會厲公與上公會晉侯僅稱公殊也嬰齊所請者下十七年

公孫嬰齊卒于狸軫傳云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

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是上言公會晉侯將執

公是上經沙隨之事嬰齊為公請者也然則沙隨之會行父

與嬰齊並請也左傳亦有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事惟彼傳

無嬰齊出奔事不以執季孫止此若丘一也通義云此一

事而再言之者先凡而後日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

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

師不與志公而以會不當期為罪名耳傳本釋經經唯一書

執季孫行父而郡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按孔氏以行父

止執若丘一事也成公將會晉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

厲公又一事也序事甚晰

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疏舊疏云
者失之大者矣鹽鐵論周秦云春秋日子有罪執其父臣有
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

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今此臣之罪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

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

季孫行父注善其過則稱已善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為代公執不稱

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疏注善其至稱君○說苑臣術云功

如此者良臣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

作忠襄十九年君不尸小事臣不尸大事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則民作讓矣○注累代至其所○正以沙隨之會代公執

伐鄭會不當期又代公執是累代公執在危殆地也左傳疏

引賈云書執行父舍于茗曰言失其所不書至者刺晉聽讒

執之示已無罪也公羊禮說云問者曰必痛之何曰雜記曰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其行合禮焉其志可哀也言月為

傷痛文者舊疏云正以凡執例時故也即僖四年夏齊人執

陳袁濤塗五年冬晉人執虞公之屬是也通義云丙大夫無

罪被執例月義亦通○注為代至出使○文十四年冬齊人

執單伯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傳曰稱行人而

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

叔孫舍是也傳又曰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

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此行

父既非事執亦非以已執故解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疏包氏慎言云十月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注行父執釋不致

者舉公至為重疏注行父至為重○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

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書舍至自晉皆書其至此不致故解之正以書公至自會故行父致從省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疏舊疏云考諸舊本此經之下悉皆無注若有

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穀梁傳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一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二

公至白會
其至也
三年晉人
答舉公至
公至白會

公至白會
其至也
三年晉人
答舉公至
公至白會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二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七年
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
左氏穀梁作北宮括
杜云括成公會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和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
包氏慎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
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

為八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刻之日為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
國語周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
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即加陵古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
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章昭注周語亦云柯陵
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間訓
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
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
梁傳柯陵之盟
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為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為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也

月日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

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

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左傳曰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門僖十九

年郊農人執節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

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交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

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氣在下連于地故云下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無故云上騰

陰生于午故於交象為姤極於亥於象為坤七月為否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

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然則郊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高味也

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

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

起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

故本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事制禮作樂致

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

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

以正月上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

不從即止言以下天子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下從郊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

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
 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
 郊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五帝三王之祭天易乾鑿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
 日者建卯而書夜分而日長也○注言正建寅之月也此言
 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夏正也○注言正建寅之月也此
 因魯以制法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也○注言正建
 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郊天而月而日以至魯
 新用事順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郊天而月而日以至魯
 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說非也○注言正建寅之月也
 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
 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禮以言周事
 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也○注言正
 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之月而迎也○注言正
 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之月而
 也然則鄭注所駁蓋即董仲舒劉向之說也○注言正建寅之
 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新周之始郊日
 之用辛據魯禮也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
 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至郊祭示先有事也○注言正建寅之
 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也○注言正建寅之

氏義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博
 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
 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
 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為春秋制也則止是
 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觸旂于有
 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大日至可以有事於
 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三月也○注言正建寅之月也此言正
 郊卜不定于丑寅三月也○注言正建寅之月也此言正
 之說以魯冬至郊天三月也○注言正建寅之月也此言正
 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以祈穀故左傳曰祈
 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
 魯一郊則山或建子之月郊則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
 魯一郊則山或建子之月郊則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
 月郊牛之日傷是也○注言正建寅之月也此言正建寅之
 祈農事是也○注言正建寅之月也此言正建寅之
 及公羊穀梁魯唯建寅無建丑之月則云之說以答王肅之
 矣魯若子寅兩月並郊則天子止一郊見而雩則是兩郊不
 者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則五月一郊容或有之○注言正
 未及耳其左傳之祈蟄而郊及禘祀月稷以祈農事特經傳
 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
 用冬至之日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
 皇青經釋賣扁公羊義疏五十五

之月按冬至日係園丘之祭郊日宜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
 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張融謹案郊與園丘是一又引韓
 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
 於禮園丘服大裘此及家語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
 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
 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為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
 感生帝配以後稷園丘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
 正之祭也配以稷園丘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
 名爲申鄭反與鄭義云春秋之法王始新云閭監毛本同鄂
 注正月至之意○校勘記出上辛始新云閭監毛本同鄂
 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始新云閭監毛本同鄂
 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
 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於所最尊
 也以最尊天故易時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
 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
 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
 郊祭以高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
 禮莫重於郊常以正月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
 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
 在周正以正月蓋何氏亦本之公羊先師也○注曰者明用辛
 例○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注不

郊則不日○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猶三望七
 年春王正月躔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
 屬是不郊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
 故不日也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
 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
 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

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夫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
 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通義云
 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類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關疑殆焉
 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从卜从中字形相似又涉

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
 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
 據魯禮以正之者不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
 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
 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辛而言蓋

禮也必用正月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辛
 郊也又曰郊自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辛
 皇朝經義考 公羊義疏五十五

卜正月辛如三月辛以正月辛下二月辛上辛如三月辛
 以二月辛下三月辛以正月辛下二月辛上辛如三月辛
 蓋即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小中而後郊矣此傳所載或說
 可施行也從小中會意故其義即為小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
 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
 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又改於秋三月卜之至
 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
 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不吉復轉下夏五月郊周五月
 也解詁運轉也巳卜春三正不吉復轉下夏五月郊周五月
 同此書用而被不書用者於此一譏而已足見其餘從同○注
 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巳其義存安廟室之
 或以至名也○校勘記浦鏗云名行字從續通解按何意
 以或曰至名也○校勘記浦鏗云名行字從續通解按何意
 字是也郊特牲曰存室神也注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
 神此存義也○注晉人至泮宮○並禮器文禮器蜚林作配
 誤也呼池渥夷并州川正義有事於彼鄭注云惡當為呼聲之
 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鄭又云配林
 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麓配泰山者也謂
 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
 其漸天子則否矣釋文蜚芳尾反又音配惠棟曰古配字讀

為如故配林一作蜚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祀
 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
 鄭又云上帝周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
 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郊宮告后稷也魯之者將
 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必不
 經義述聞云鄭注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必不
 作郊宮即魯頌之類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
 言郊宮即魯頌之類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
 正釋郊宮二字類宮者後郊宮當作字或為類宮蓋郊宮即
 宮故本亦有作類宮者後郊宮當作字或為類宮蓋郊宮即
 云郊為類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類宮一語遂以類宮釋
 類宮重復而不通矣釋文正義所謂類宮一語遂以類宮釋
 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文已經改竄公
 所說而公羊注之作泮宮安見非即王所改注中之或王氏
 類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類宮
 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廟今將祭天而於類宮
 郊為鄭學義謂然也殷制周人質文相變則周人立太學於國
 小學在郊類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注九月至小也○傳
 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
 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也彼以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失禮尤者故大小皆譏也尤悖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
 皇清系角新刻
 公羊義疏五十五

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
日午後以實之近於鑿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
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
用九月為正解自或曰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然後郊言
說以不郊下則何氏或說也或曰以九月郊尤悖禮故言
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據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譏望之
小祭此已郊矣無為譏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牲不與
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殊
未了了且告牲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疏經公羊泐今注疏本作罃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丹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注月者
○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

正壬申為十月之日是以不待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軫疏杜云狸軫地闕彼疏引杜又稱舊

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
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

以此益明狸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狸辰字左傳作狸
脹穀梁作狸蜃脹辰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
也水經注范解
皆以為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注据下了已朔知壬申在

十月疏注据下至十月○舊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
有食之是也廿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則丁亥為十

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為十月十一日矣即從丁卯
數之戊辰已庚辛未壬申為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麻

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為十月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庚午圍鄭
十三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庚午圍鄭

自鄭壬申至于狸脹而卒此非十月然據傳曰十一月庚午圍鄭
不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為日誤在日也蓋左氏

十一月經書壬申壬申為十月之十六日穀梁亦云十月無
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六月有閏則

壬申又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
九月日矣

又雜記云大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
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轎而行至於家而說轎
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階下而說車舉自階升適所殯
士輜車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

皇清經解賣扁公羊義疏五十五

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据昭

公出奔卒叔孫舍疏据昭至孫舍○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

也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為公請除出奔之罪也

疏注不書至罪也○大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為公請之功功

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

與季文子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疏通義云上年行

之請同時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疏父代執晉憾未

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

以嬰齊之請為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

執經何為退書招臣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書

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

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

而未執別無為請者宜由於嬰齊

于狸軫而卒注十月壬申日狸軫魯地疏注十月壬申日○

壬申壬申乃十月也○注狸軫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

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

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

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

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

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為致公而後錄其

卒與公羊義異然則昭公孫齊何為書叔孫舍卒乎○注國

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簡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公至注十

命公尚未反故國人無君命不敢以大夫禮待也公至注十

一月至是也疏注十一月至是也○即上十有一月公至自

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沙隨會時即在伐鄭之上

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

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

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為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

公又伐鄭也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注許反為大夫即受命矣然

後卒之注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

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

是時歷於歲終乃置閏也元志

姜炭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

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一月丁巳朔

皇清經義

公羊義疏五十五

八

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
同五行志下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
劉向以為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
齊滅萊鄭伯弑死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滅氏壽恭云合辰
在翼十二度距張十度張為周之分星翼為楚之分星故
曰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為九月朔則上壬申劉歆以為七月
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
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
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木餘七二月辛酉朔
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木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
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木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
六月戊子朔大木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
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木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
左氏者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
蓋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為十五日定為
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麻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為十月
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婁子貜且卒疏

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鄆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疏

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疏引

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左傳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卻故蓋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

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

注舒庸至圍巢○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間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令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注

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

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

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為有國者戒也疏左傳疏引應

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

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曼壽州曼滿聲相
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駁篇亦以蒲為誤二傳
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日者至申日○包氏
慎言云正月書庚申月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
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弒其君庶其
傳曰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注云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
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
以弒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
弒其君僚彼注云月者非失眾見弒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
具於彼注又云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
之也去年十一月丁巳朔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
申為五日也○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
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是也○注
厲公至戒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者即去年殺三郤今年殺
胥童是也左傳以胥童嬖於厲公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
氏後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與緯說殊按如彼則大夫相殺不
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弒其君惡甚矣疏於此
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新語
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眾民之威軍
師橫出陵轍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
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

繫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
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
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強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
即國中即謂殺四大夫事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
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
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綽威行四方而無
所細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
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
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
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欒書一救鄭一侵蔡
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絕不復
見矣通義云實欒書弒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眾弒
詞則失德已明

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

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

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

專封疏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為大彭氏國春秋時為宋邑今為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項羽都

此為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水

經注汲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即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

秋為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

於邳地勤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陳為

東楚彭城為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

○校勘記出楚為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

有宋字舊疏云如魚石伐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

石向為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

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楚以至錄之○舊

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為入惡

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為入惡

從犯君錄之按僖元年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又

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

○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者下有起此

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

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即言宋魚石復

入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

疏范云築墻為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為鹿築囿而以鹿為地名即囿既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

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取一也疏楊疏引徐何說

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即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

皇清經解賣扁公羊義疏五十五

數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天子至一也。○
 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
 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
 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
 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
 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
 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為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
 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
 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為百里也按穀梁傳疏
 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
 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
 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據有異本故浦氏鏗公羊注
 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
 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
 囿三十里故約之為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琳案袁范漢
 書皆言文王囿百里軍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
 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
 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閭人疏
 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
 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
 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為離宮毛詩傳白虎
 通所指為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
 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為三十
 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囿方百里為孟子司馬法交今孟
 子固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囿無論
 三十里四里五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為訓小國地方
 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囿乎當以此注為正皆取一
 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
 五十里
 言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已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

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得段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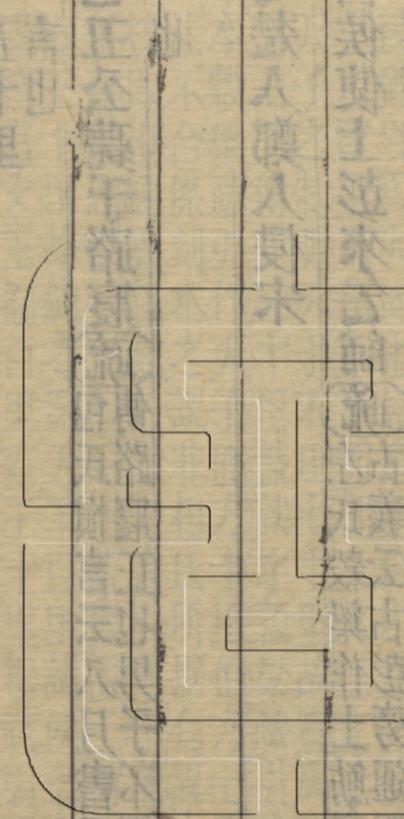
村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為宋誅魚石故善而為信辭或喪盟

略疏杜云虛打地闕或云即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兗州泗水縣得卞縣之地即春秋之虛打也一統志云今泗水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謂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包氏慎吉去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公孫人曠人曠米

白正公曠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四十三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四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元年
盡六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

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魯世家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即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疏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

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疏注据晉至問之○即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四十四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即使華喜公孫師帥國入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故据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與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為善不得與之

為宋誅也注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元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醜故春秋責之也左傳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

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正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侯為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疆臣之助疏注

在至八年○即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人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

城則外託強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

邑故出無惡人有惡也包氏慎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

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案魚石出奔大

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大夫合圍為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

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為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閒宋明魚石之罪罪在不當受

楚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疆臣之助云闕監毛本同

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當據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為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

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

二

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為宋誅矣**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

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據莒至繫杞○取

牟婁來奔見昭五年校勘記出后莒牟夷云閩監毛本同鄂

本后作後當據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

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不與諸侯專封也**

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

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

嫌與通濫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

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舊疏云

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

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彼以衛國已滅故

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

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

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

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書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

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

且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

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削

正興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

左氏疏云既列為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

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

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奪繫於宋使若宋邑之

義也○注楚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

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

元討之即宋國封內之兵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不

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彭城已為楚所取以抑楚不與其專封

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繫之宋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

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為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

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

經諸本同古屈厥同部得相段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刺欲救宋而後

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疏**左氏穀

鄆杜云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鄆城范云鄆鄭地鄆或為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鄆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為作合據古遺文曾作曾合作曾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為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渙水又東經鄆城北春秋襄元年昔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鄆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鄆城一統志鄆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刺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刺○正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壬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魯為晉與國鄭為楚與國鄭背諸夏即蠻夷晉韓屈伐之魯必不救果即救而不能春秋決無刺文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疏唐石經公子壬夫磨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

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為壬夫不宜穿鑿改為壬左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王漢書古

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王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丑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疏舊疏云諸侯為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日冬者于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也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為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本不據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據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為又設此一難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疏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過時書

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疏包氏慎言云六月無庚辰五月之九

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輪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左傳作輪按古今人表又有洽淪氏服虔曰淪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翳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鰥鰥爾雅云鰥魚子孔穎達云鰥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洽淪綸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綸為工頑反今人讀綸巾字為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舊疏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肯殯用兵或譏其篡或刺不討賊或枉殺大夫此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為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

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為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接同罪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通義云晉宋將卑師眾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疏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

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

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諡按諡法執心克莊曰齊毅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

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通
 典引劉智喪服釋疑荅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
 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
 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
 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
 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据以
 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
 至此卽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繆姜冬公
 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父母卒而後為祖
 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薨為祖期今父歿祖母亡
 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為服齊姜
 薨時成公已歿襄宜為之重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
 重於祖母者父卒後祖母歿不重服者殊謬通典為高曾祖母
 及祖母持重服議後漢荆州牧劉表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
 為祖母三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為祖母服周父亡之
 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為之三
 年已為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荅
 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
 為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母今當服已服周此
 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服周此
 不為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三年特為
 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問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

不受重於祖不得為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為傳家事於
 長婦也亦為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
 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為祖母後者
 服之如母不為祖父母後不得為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
 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為祖父後乃為祖母
 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
 祖母卒則為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為祖母齊衰三年自謂已父母
 早亡受重於祖故為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已父母
 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
 衰周爾此皆謂不宜持重者也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
 可踰夫既已乖矣成粲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為祖
 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回繆者矣又吳商駁之云嘗見表
 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為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為祖父服周
 父亡之後為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為
 已自受重於祖母服周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為人後為本
 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
 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為小功五月而已後
 為從父後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已先為祖父小功今為
 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眾不
 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粲又云已自受
 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為君之父母親
 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為三年也
 皇清系解經 公羊義疏五十六

據為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為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為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為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書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已為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為諱若為祖差輕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為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羊曰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閒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齊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以下成繫鄭疏

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莊二十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河南成皋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皋縣之故城在侯上蔡帶垣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為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岩岩孤土○注以下成繫鄭○即下十年冬成鄭虎牢傳諸侯莫之圭有故反繫之鄭是也

其言城之何注據外城邑不書疏

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有之故注專據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取之也疏

注据取牟婁注据取牟婁○即隱四年二為中國諱也疏

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喪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也曷為為中國諱**注**据莒伐杞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疏据莒

諱○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為中云手偽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為皆同此陸本有

注之證解云正据莒人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

之者以上文已据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

淺人襲疏語為之而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

未覺其與上複也

疏通義云晉霸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

言為晉諱也鄭背中國甘心於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

伐喪所為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舊疏

云曷為不繫乎鄭者正据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

鄭還有伐喪之義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故云為中國諱也

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即實遂但當言取之疏注使若

○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

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息故歸惡大夫而

以遂事責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

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

無勞為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即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疏包氏

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杜云晉

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

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

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

國就已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

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已巳公及晉侯

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

檮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

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

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鄂本與上長檇合為一節按紹熙

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蓋諸本皆合十節也○注以晉至起之

○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

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

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檇今若又言至自長檇即嫌似次

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

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

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

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

但書至自晉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

公比失意于晉者即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

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

公將會晉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

也今此襄公如晉即見與盟是得容盟

其得意可知不必更書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已

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包氏慎言云已

日杜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

今直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即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

縣乃隋折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

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

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

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憂不唯鄭罍將

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戚有會無盟此特

盟于雞澤故云信在世子光也舊疏云言信任在於世子光

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此與

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

世子光充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

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

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

云齊光充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眾人畏之故卻日以特

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公羊義疏五十六

是壽經釋實編

公羊義疏五十六

公羊義疏五十六

公羊義疏五十六

公羊義疏五十六

公羊義疏五十六

公羊義疏五十六

公羊義疏五十六

其言如會何注据曹伯襄言會諸侯鄆子言會盟疏注据曹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後

會也注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

之疏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

○舊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晉侯以

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曲諸侯不親與之盟故

止得言如會矣按下去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

侯不親與矣○注又下至及之○即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

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交道及袁僑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包氏慎言云六月

之十四日也

曷為殊及陳袁僑注据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

侯與大夫皆盟疏注据俱至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

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絕之穀梁傳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

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

侯不與盟為其與袁僑盟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

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

親故殊之起主為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

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上地疏注陳鄭楚之與國○舊

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鮮與中國通矣

○注陳侯至盟也○僖六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

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掘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

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

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蓋春秋繁而不殺者正也所謂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土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閒無事得因土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閒無事必再舉地首載葵丘平丘是也大夫盟閒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繫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閒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

疏會是也此會雞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強夏

弱夷得
意明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

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益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左氏穀梁作嬖氏下定弋同杜云嬖杞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

用何注按嬖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嬖氏公羊作弋定嬖公羊作定弋定十五年嬖氏穀梁作弋氏葬定嬖穀梁作定弋禮記月令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注今月令翳為弋按嬖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

注定弋至妾子。通義云謹按弋氏左氏經為妣氏妣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妣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妣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部由太妣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部何事是部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部為妣姓襄公之母其部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弋氏公穀皆作妣氏定十五年定妣穀梁作弋氏疏弋妣聲勢相同國語杞部由太妣夏本紀禹為妣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有褒氏杞氏部氏褒杞部皆妣姓也詩孟弋即妣氏也莒為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部世子巫之姊妹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妣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妣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即薏苡是已妣同音也春秋葬我才君定妣公羊作弋弋聲相近由於妣有以音詩美孟弋矣弋即妣按文七年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已釋文已音紀一音祀祀音从已已音以則莒姓蓋音以之已非音紀之已以妣同音故何氏以為莒女也國語又以莒曹姓又或以莒嬴姓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妾子者或十四年叔孫僑如齊逆女是為適夫人則定妣蓋二媵矣范云成公夫人者非楊疏亦知非適故仍引妾子為君禮律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

齊不書疏注據晉至不書○校勘記出莊孫許云閩監毛本

按紹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之自

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卻克不書自從大夫相如不

書之恆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

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

彼據蔡侯此據卻克者欲逐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

事不干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鄆世子巫事非君

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

俱行者所引譬類得其象也義或然也

為叔孫豹率而與之

俱也注以不殊鄆世子俱言如也疏注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鄆世子

與叔孫豹共作一文知叔孫率之矣然則滅孫許與卻克聘齊蓋意起于晉魯往隨之此蓋鄭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注據非內大夫蓋舅而往與

出也注巫者鄭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

舅出疏舊疏云言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

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

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鄭女蓋即世子巫之姊妹

故巫於襄公為舅襄公於巫為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

子為出經義述聞夫孔解舅出長於舊注而以襄公與巫為

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為巫之外孫則傳當實之曰蓋公與巫

與巫也詳釋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

則豹之與巫一為舅一為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蓋與

巫為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與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

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

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

宰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敵之國而

猶如是况小國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巫

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解謂襄公與巫

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鄭同姓

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

子為出郭引此傳語不別舅出何人如何義則鄭前後夫人

皆莒女蓋其姪娣也世子巫前夫人所生鄭子欲立為後者

後夫人所生女之子襄公與巫為從母昆弟也同一舅之所

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莒將

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疏疑殆

入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疑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竭反

如作疑不得音魚竭反矣此本載音義亦誤疑按紹熙本注

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云殆危也告危于晉也經義述聞

云何訓殆為疑往疑于晉則為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

然殆可訓為疑不可訓為讞也孔訓殆為危往危於晉則尤

為不詞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告殆於

晉也今案殆讀為治殆治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疆國

理為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
 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
 民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
 訟理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讞申成其義蓋當
 時方言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讞申成其義蓋當
 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能定也又曰多聞
 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
 闕疑多見關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
 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公取之拙者疑殆殆猶疑也古人自有
 復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未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
 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感也言使
 君子易為其所疑感也後人但知殆訓為危為近而不知又
 訓為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
 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殆
 殆乎晉注据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

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為鄆後夫人

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

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

可也疏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之子為外孫

所立者鄆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

文不合故注曲為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

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

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据也尋釋

傳文當作鄆夫人之子為莒夫人者寫者上下有誤耳鄆女為莒

夫人則莒夫入之子鄆之外孫也鄆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

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

說迂曲而難通解詰箋云傳文莒鄆仁字互錯穀梁傳滅鄆

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鄆仁字互錯穀梁傳滅鄆
 巫而立之巫來訴於魯為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脅立
 者戚之會也鄆人于吳大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兩言出姊
 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鄆解詰同通義又云主書者罪
 鄆子也俞氏懋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為鄆夫人者不言
 夫入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為出按爾雅釋親男
 子謂姊妹之子為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
 女
 姊妹之子為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
 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為鄆夫人而
 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

為郈子之後也傳不曰郈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善者善之鄂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鄂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郈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

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異故不殊蓋起所恥疏左傳作善道古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讀書穀錄云伊緩乃吳語善字之雙聲子張姓申史記云姓顓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壽夢皆雙聲字趙氏坦異文箋云丸姓顓孫吳子名乘左氏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為郡名按善道之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闕大事表云阮勝之南兗州記曰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為義帝都盱眙許慎曰張目為盱舉目為眙城居山上可以矚遠故曰盱眙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注不殊至所恥○案露觀德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

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董義勝也見使異故不殊疑異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為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明文董子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元內之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魯衛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外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以張義則荆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尚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

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恩澤不施之所致疏注先君至所致施所致云鄂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即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頻有二事停軍費重而致旱緣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以下次于合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營以下于戚於

此諸事豈不為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
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猶而言之見
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中之上庶
徵之恆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
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
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為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
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
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
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
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楚伐宋圍彭城
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鄭虎
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
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眾
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疏

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

蓋以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据上善稻之會不稱人疏

注据上至稱人即上仲孫蔑衛孫

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

吳鄆人云則不辭注

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

方以吳抑鄆國列在稱人止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

鄆者經書莒人滅鄆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鄆文不見見惡必

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鄆也等不使鄆稱國者

鄆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

通義云不得先言鄆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

主會者為之也若言吳鄆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

不嫌進吳者後會于粗仍殊之自明矣鄆敘于會者刺晉將

平莒鄆之難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鄆抑吳下當仍

何注為長鄆與會自必書無緣為刺晉起也○注孔子至稱

人○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言之必可行也注
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鄆在吳下
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鄆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
人非進吳也○注所以至不見○校勘記文與巫訴鄂本同
閩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
年莒人滅鄆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

後莒人當滅也是文為惡莒也上叔孫豹郈世子巫如晉注
主書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為
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郈文也○注見惡至郈也
○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即此義○注
等不至同文○解郈不等吳稱國義也范注云郈以外甥為
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郈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
也

公至自會

冬成陳

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注据下救陳言諸侯

疏注据下至諸侯○即下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歷敘諸侯也離

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

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

中國之無信疏注離至至至也○廣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

分散前後至至故曰離至也○注陳生至無信○舊疏云其

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即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

其被強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成之故也按下文楚公子貞帥

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

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

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是

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故言

刺中國無信鹽鐵論備胡去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故言

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

若城楚巨辟魯獨成之成例時疏下十年成鄭虎牢傳云孰

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巫
時書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
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
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成之○僖一年城楚巨傳孰城城衛
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巨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
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成陳亦作魯
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成明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
楚巨辟魯獨成之○注成例時○正以此傳書冬成陳及下
十年書冬成
鄭虎牢故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光救陳疏

穀梁同無婁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蓋脫也襄二年左傳知武子曰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亦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蓋東諸侯皆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會于城隸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鄆陳侯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舊疏云月為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黜

未忍便略也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注始卒至略也○鄂本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蘧篚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

故解之也新黜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

若然僖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莊公

之世書邾婁子克卒書邾婁子瑣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

差繆略云弱公羊生溺按弱溺通禹貢弱水說艾水部作溺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

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時上卒雖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鄆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

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

滅疏

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為從莒無大夫之常例

皇清系角經

公羊義疏五十六

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郈取乎莒之以之
 為同居曰莒人滅郈按繁露莒下之字衍同居者喪服小記
 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
 之為主後矣故此郈取莒公子為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
 二十九云後漢吳商異姓為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為後然當
 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取異
 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
 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
 於女子出適遠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
 同於女子從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之子其
 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
 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
 及其姊妹為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
 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
 於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
 繼之文也晉書賈充傳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氏子奉
 充後郎中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事支子
 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映后土良史書過豈不
 痛心槐不從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
 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郈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
 書莒人滅郈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
 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脅郈

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郈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郈也己姓之子
 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畜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
 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郈
 非滅也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
 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
 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郈取後于莒以之為同居曰莒
 人滅郈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弼龍城札記云莒人
 滅郈郈以外孫莒公子為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渚
 云郈以莒公子為後罪在郈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
 例書郈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弼案莒人
 苟無因以為利之意何不以大意辭之令其自擇宗姓為後
 於王者與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
 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為人後與實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
 例為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
 陸劉之說吾所不取在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
 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郈類與子則曰不類郈人無後故以莒
 公子為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
 以已乎為後人後者為之子莒公子之子而後也為之子者
 毛氏獨撫廣之為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禍而有所後之祖殆
 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類也徐氏乾學
 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郈無後而以莒之子為後郈未嘗無後
 也公羊傳明言郈世子巫是郈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郈更娶

後夫人于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為夫人生公子鄆子愛後
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鄆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
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鄆世子巫而左氏謂之
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為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眾著之適
長而矐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為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
三傳注疏略有其罪實存於賈克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
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存於賈克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
無後者為之置後今鄆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為後何為
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
子與異姓人為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
後者耳若鄆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
之說不識春秋抑鄆吳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
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言之即知僖二年晉滅下陽
僖十年狄滅溫之屬皆蒙上月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
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何氏
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
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衛侯燬
滅邢楚子滅蕭蔡歸姓滅沈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按
穀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緡非滅也立
異姓以莅祭祀滅
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疏

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
奉使於國哀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
見法而已國語作夙宿古夙字
引世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

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
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萊子城元和郡
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日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

曷為不言萊君出奔注

據譚子言奔疏注據譚子言奔○即

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
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罪士死制按凡書以歸殺之或書以
歸從可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
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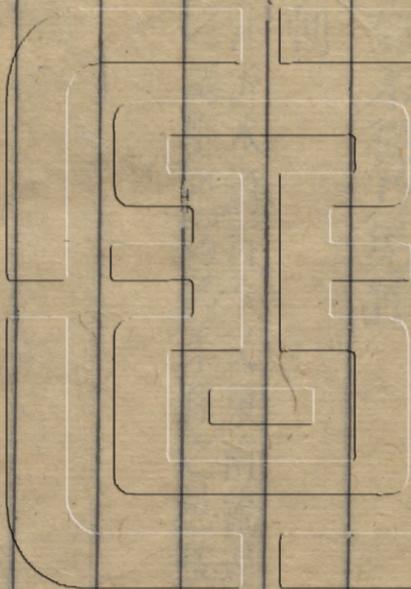
國為重疏

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
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

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曰君死社稷無去國之
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
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
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

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
春秋以為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
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
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按孟子梁惠王
下孟子告滕文公曰繫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注上
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守之非己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
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禮記禮運云故
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
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為辯
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故詩大明正
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
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
之所言為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或
其利害而為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
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人戎狄也大王為狄所攻必求上地
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
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為非而其
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
逃不可以公劉大王律公劉大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
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祀即斬徒為寓公全

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
為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為正其引太王事
不過廣為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文更向
何處遷徙哉○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
王興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為重○孟子盡心下民為
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以滅國為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
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
滅為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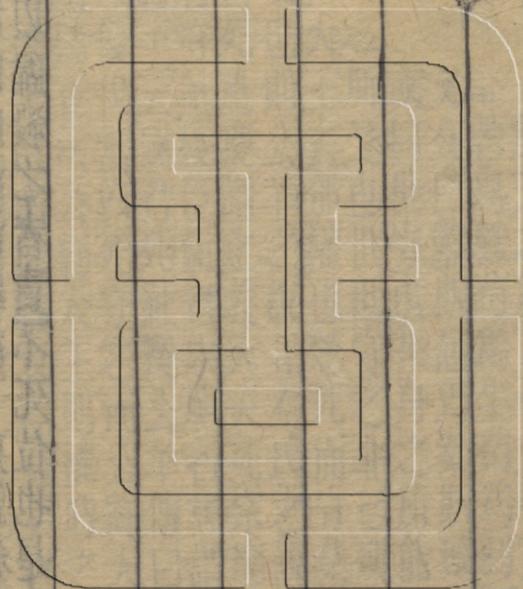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四終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六

昭文孫同康參校
子女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七年盡十二年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為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

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蠨注先是邾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

宿如衛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並見上賓主之賦者

水芻薪牢餼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螽劉
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邾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疏包氏慎言云

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為十月之廿
二日前有閏則此為九月日非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疏

釋文鄆字林九吹反說文自部陽鄭
地阪引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陽

鄭伯髡原如會疏

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
本作髡頑解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
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
與原同部段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
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
本是後人據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蓋據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丙戌月之
十七日時蓋閏十月故十二月有
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鄭按說文無鄭字古祇借用操字後
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

反廬云古巢與參往往易混
此音七南必本有作參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疏

杜云鄭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
未踰竟也亦以操為鄭地路史國名紀
引盟會圖疏云鄭侯國在慈州鄭伯
卒處按慈州今山西吉州疑迂遠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

何以地注

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據陳至不地○卽桓五年
也彼傳云曷為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
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據
以難宣九年晉侯黑鸞卒于扈傳亦云諸侯
卒其封內不地彼以卒于會故地與此殊 隱之也何隱爾

弑也疏

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薨常地
則不地為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為變各從變
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執弑之其大夫弑之疏左傳云子駟
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執弑之其大夫弑之疏使賊夜弑僖
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鄭世
家云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注據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書疏

注據鄭至夷書
○見宣四年 為中國諱也疏繁
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弑痛強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
不書弑蓋兼二義一為中國諱一為鄭伯棄蠻夷即中國而

見弑故深隱之也曷為為中國諱注據歸生弑君不為中國諱疏注

歸至國諱。仍本上据以難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

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二年

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疏昭十二年

此傳作即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

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

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論卒以中國為

冬即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疆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疏注言楚至能救。自

陳不見諸侯於是弑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救文是也疏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說

苑尊賢云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

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注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据陳侯如會不

得賢也與公穀義皆異名疏注据陳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

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

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

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穀梁傳禮

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異也注

舍昨至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

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

連而辭急明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間既緩即不得預

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鄭此誤按紹

皇壽至卒實篇 公羊義疏五十七

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
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
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鬪訟篇諸保
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
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
傷亦二十日為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
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
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
年傳云君親無將而誅焉故據以難舊疏云其弒君論之
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
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
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弒君誅無
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
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
父母條毆者斬傷者徒無謀殺文蓋謀亦止斬矣今律謀殺
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弒君
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
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
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即何
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被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
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祇寶命
下臨率土而有狡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與狂計其事未行將

而必誅即同真反是也何氏分別辜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
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
依本毆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於鬪殺雖凡人謀故亦不
用此律與唐律注餘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又不同矣 未
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

見弒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舊疏云上陳侯如

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難
之○注鄭伯至之心○校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監毛本
同誤也鄂本闕本遂作遂當据正按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
觀德云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
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日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
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
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
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
若正卒然是也是即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即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

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

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注起

無義○穀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蓋用何義刺中國無義者上傳云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注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蓋與上五年書成陳義同○注加逃至背也○繁露觀德云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按操當作鄆穀梁傳曰以其言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渣三都賦注詩蒼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亦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棄華即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鄆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

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疏注月者至錄之

故也釋文弑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鄆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按公修禮大國書月善之與僖

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齊之屬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隱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為中國

諱也注探順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

故不足也疏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事上鄂本作

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

也蔡侯賸鄭伯論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弑也子駟未

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弑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

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

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為之衡者是也○注不月至足也

○舊疏云正以卒日葬用大國之例今鄭為大國不月故如

此解本為中國諱故書葬非正例也故仍去月以起之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疏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溼被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變

按古變溼溼音義適

是書經卷五十七

注据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擒者曰侵，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故如此解。

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當坐獲疏。穀梁傳：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卽是易之甚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鬪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旣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歛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齊人取子糾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糾鄂本同，閩監毛本糾作糾，按紹熙本亦作糾。○注：又將至坐獲。○校勘記云：不明何候，閩監毛本作候，伺注及釋文同。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取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變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大夫生死皆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

狗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今蔡公子變，不明伺候，致令見獲，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恥及乎國，禮記射義所謂責軍之將，又檀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疏。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疏。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鄆是也。如晉者，卽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卽上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蓋。

劉歆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五十七

晉侯使士句來聘

九年春宋火疏釋文二傳作災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疏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

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瘡也非大災也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

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

左氏宣十六年傳以爲水火曰火天曰災何意以春秋之

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天則爲災害及於小

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天難無足記也所

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

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迨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

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

蒲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庫門外者爲外朝

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曰燕朝釋名釋宮室云廷停

也人所廷集之處說文云部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

因亦物之大者連述之耳蓋非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

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浦鑑云大誤火按解

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浦校是按盧校本

亦作大舊疏云本實是火而謂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據西

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辭

宮災不言火疏注據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

彼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

而彼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

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內不言火者甚之

義不强豈似西宮爲小寢內室乎是也

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

有災疏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

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

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

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義爲長亦先正己後正人之義論

語所謂躬自厚而何以書記災也疏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

薄責於人是也

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

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疎畚輿具緘衽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

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眾官各慎

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火是故味爲鶉火心

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是青經解賣扁公羊義疏五十七

七

七

七

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闕其既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
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
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
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
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
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
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
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經義
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益秦漢相傳左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實之

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

用之應疏莊十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

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
備載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徐逸
說云春秋王魯以周公為後王以宋為故是亦以為王者之
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為王者後故志之穀梁傳
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即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
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為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
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
秋之書孔子為一已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為故

此用何例公舊說皆非本傳旨也按城氏說穀梁故宋為以
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僅見此傳注○注是
時至之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
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是周樂已
毀也此宋復興故為先聖法度浸遠不用之應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

同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

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疏包氏

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二月無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
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

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母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為成公夫人於襄公為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九重故奪臣子辭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疏杜云相楚地左傳校勘記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

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祖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相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相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相鄭地當之其說更非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湖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相水即此相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偃陽國是相即近偃陽之地既會于相即滅偃陽耳偃陽故城今在嶧縣南相即嶧縣泖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渣口城即今泖河入承水之泖口又在氏克寬曰偃陽國及

祖地皆在沛縣蓋地相接云水經注沭水篇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相口城中相水出於楚之祖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相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相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故城東北郡國志曰偃陽有相水相水西南流於沂而注於沭謂之相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漁水又東逕鄆縣故城南春秋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鄆今其地鄆縣是也王莽之鄆治矣按古文相作鄆應劭讀作嗟漢地志沛郡鄆縣注鄆水作鄆也釋例云相地關或曰彭城傳陽縣西北有相水溝魯國薛縣西南有相亭譙國鄆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北縣北有相亭去偃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能滅國皆非也鄆元曰沭水又東南歷相口城中相水出於楚之相地東南流逕相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偃陽國也按釋例或曰即京相璠土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狄也相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按此書法與鍾離同彼為殊吳此為內之未詳董君何義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

經作偃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偃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左氏音義偃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皇清經解賈扁公羊義疏五十七

本或作逼按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穀梁作傳陽按此釋文福音福福傳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棟按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古本敷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志下楚國傳陽故偏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偏音福左氏所云偏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傳陽注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偏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祖水注左傳襄十年滅福陽杜預曰卽此縣也水經注沐水篇引作偏陽又作傳陽左傳校勘記徐仙民音甫曰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按注云妘姓師古曰卽偏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福並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傳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兖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沐水篇祖水逕偏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偏陽國也春秋襄十年會于祖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滅之偏陽妘姓也漢以爲縣方輿紀要偏陽城在兖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西有祖水渣口戌在縣東南祖渣同音側加反蓋卽今之渣口

公至自會注

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開道疆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

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土會不與下滅疏注滅

錄之○正以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曰故解之開道強夷滅中國者舊疏以爲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是強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按楚滅中國已久不必至此始禍似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晉悼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注滅者至書致○校勘記出不當書晉云鄂本晉作致此誤僖三十年公伐邾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者別其得意與不得意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皆得意無爲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注書致至下滅○校勘記云鄂本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也穀梁傳曰無善專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爲內諱卽此義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

與盜同文疏釋文斐左氏作駢上九年左傳公子駢杜注子駢兩駢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駢字子駢是有駢乃成駟也古

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駢在外兩馬謂之駟故云中中服駢兩駢也

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大夫相殺稱人故下稱其大夫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則稱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

之屬是也此為士殺其大夫故言盜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

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舊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

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蓋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

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弒蔡侯申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

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弒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為刑人所止不常厥

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實盜同文故也通義云斐鄭大夫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

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弒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蓋亦

與聞乎弒者也前弒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為精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

至矣

戊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

言我也注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為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

之疏舊疏云五年成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

同故也注刺諸至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彼經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

也五年成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

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諸侯已取之無信此為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

矣曷為繫之鄭注据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

杞疏注据莒至于杞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也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

其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

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

反故正之云爾疏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

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有則無主名仍宜繫鄭以見義

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謂二年

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

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

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

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

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

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

見之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為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

異方据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疏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

羊以為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為州牧但合二軍

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漆滿三軍是以書而

議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

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為通稱而臨時名

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也○注為

軍至官也○舊疏去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為將下各

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蓋總監而已故但有一

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襄公委任強臣乃作中卿以益司馬官踰王制矣魯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曰今我小侯也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為三軍若云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為四萬又不當言三萬矣言三萬者其為一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頌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卿有何疑焉按鄭氏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係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三師諸侯一師劉氏逢祿公羊議禮制軍制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田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穀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魯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軍故穀梁傳曰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蓋調遣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蓋亦以意言耳。注卿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方據至三卿。舊疏云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據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

矣其一一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曰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即中下亦謂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為二軍之將魯師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氏傳良曰舍中軍矣曷為書三卿師師四分公室叔弓為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作三軍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得藉口於卿有四五矣

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而舉作三軍者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為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為是嫌其大小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譏何譏爾古者上卿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

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

士相下卿足以為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

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

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注說古至官數○舊疏云

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

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

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

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

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

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為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

時猶未有中軍令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

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眾臣亦在軍旅者乎軍五百

乘亦非何故義○注古者至為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

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

等小國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入有差大功德者受

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大夫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

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

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

上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為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

國四年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

凌先生曙繫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

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

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

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

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
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
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士
大國之下卿令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
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各五人下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
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為方十里
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為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
疑誤又云王卿九大夫二十七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
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
三百石上士五百石下士一百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各五人
誤大國次國正二人小國不應轉多也又云此周制也按繁
露文多錯誤大率以天子諸侯皆卿大夫上士下士四等彼
之卿即此之仕卿彼之大夫即此之下卿與周官所載周制
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禮說尚未盛行故也何氏以此
古者為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
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第官數不同耳白虎通封公
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禮記疏引三
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
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
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為小司馬兼

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
堂位疏亦云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引公羊說司徒司
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亦
與董生三卿九大夫義殊師傳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
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卿下大夫其士則
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鄭
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大夫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
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為說不能畫一也○注襄公至譏
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強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也國家
內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為
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為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
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卿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
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
中軍為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
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為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
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強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
實為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為名劉氏之說是也王
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
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正制當大國三
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魯於春秋不得為大國當止二命卿
公羊義疏五十七

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馬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邪本強作疆共作恭紹熙本亦作疆○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令助司馬為軍將將三軍故日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襄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三軍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二卿珞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疏注成公下文不致○即成十年

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即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懟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

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棟按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為正春秋異文箋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同盟之地當屬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為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毛聲京亦从高省象高形篆文相似故易混大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違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疏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据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

疏注据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經異故難之

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

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

其會起得鄭為重疏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

鄭服蕭魚謂此注中國至為重。舊疏云即上九年公會

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

二也冬成鄭虎牢王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

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至是乃服

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

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至昭公之時

楚滅陳蔡蠻夷內侵乃是諸夏之患也上十年左傳云晉侯

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

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

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

國喜之故以會致亦得鄭為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春秋之例得意致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

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穀梁作良宵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

穀梁作宵蓋誤字穀梁傳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蓋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為楚救鄭疏注為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

似何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疏校勘記云三月唐石經鄂本闕本同

監毛本三誤正穀梁台作郚杜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穀梁

釋文郚本作台詩生民即有郚家室詩攷引白虎通作即有

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郚正

字台段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

皇清系角系系

公羊義疏五十七

七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

圍者非取邑之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

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

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彊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

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

之疏孔氏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

之辭也通義云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按伐而

言圍者此及下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

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

取至信也舊疏云凡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

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

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

也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

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

蕭魚同會曾不踰時莒即犯魯晉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

深惡之也注前九至亟作鄂本強作疆前九年書公會

晉侯以下伐鄭即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

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又背中國即楚然上

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兵革亟作即上十一年

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

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

無同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貪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為遂

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左氏

運作鄆穀梁台作郕水經注一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

居者為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為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

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

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

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以

皇清系解糾紛 公羊義疏五十七

年公歛處父帥兵而至不書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為惡
季孫之遂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卻不受命而入
鄆惡季孫宿也是也○注討叛至其事○莊十九年公子結
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
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則此討叛理不合惡今書遂以惡故解
之隱二年莒人入向傳人者何得而不居也此亦書入知亦
得而不取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惡之也舊疏云下注云季
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得運不
取以入國家耳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入以起其事
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事也申釋注意甚明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

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疏舊疏云大夫無遂事

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通
義云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然何氏云封
內兵書則不以運為莒邑矣○注時公至其邑○校勘記云
鄂本而作以正義正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
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祿去公室宣公後政歸季
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之辭故知季孫取鄆
自益如入國家則無為書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左傳作士魴舊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

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校勘記云按疏
中標經當本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

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逃為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

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
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為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
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予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
與乘為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疊韻借兩字為一言孫炎
制反切益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
夷言多發聲數語其成丁言壽夢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賈
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為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
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
為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吳為勾吳謁為諸樊皆其徵
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為壽夢疾呼之為乘壽夢於文
為三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
注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鞅
為茅蒐與此乘為壽夢在當時為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
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強相

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為乘其國諱則為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是也沈氏欽韓云夢乘同聲今徽甯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舊疏云宣十八年楚子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聞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撥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順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校勘記云疏申因作乃舊疏云吳子乘不慕諸夏會大晚理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國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知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此卒吳子蓋與彼同○注是後至為君○下二十九

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味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味也立夷味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也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其送為君之事也所以欲見之者與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言皆不日者即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味卒之屬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為大宜道接而生恩楚邇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邇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遠也通義云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於楚劉氏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強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強於內治敗散之後不勤遠略故興焉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強於秦而其內治亦強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秦者楚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按詳略之旨遠邇之義同一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嚙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

向注月者危刺諸侯委任大夫交會疆夷臣日以強三年之

後君若贅旒然疏杜去叔老聲伯子齊人宋人衛人左傳謂

云在會惰慢不攝故取稱人是也嚙釋文云二傳作薑春秋

異文箋云公孫薑字子驕說文訓驕為蟲即字思名子驕當

名薑不名嚙矣公羊作公孫嚙蓋段音字說文嚙从口薑省

聲公羊不省杜云向鄭地沈氏欽韓云此當為吳地方與紀

要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注月者至旒然

○通義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

甚故特危月之穀梁疏云范雖不注或以二卿遠會蠻夷危

之故月兼從何氏說也三年之後君若贅旒然者即下十六

年大夫盟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

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

若贅旒然是也釋文作綴流一本作贅旒校勘記云穀梁疏

引此亦作贅旒浦鏗云二誤三從穀梁疏校按綴正字贅段借

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侯為疆臣所逐出奔淇梁之

盟信在大夫疏包氏慎言云春二月其朔日經為乙未書日食

疆臣謂孫甯矣秦衛侯出奔見下淇梁之盟見下十六年五行

志下之下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

以爲後衛大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劉歆以爲前年

十二月二日宋燕分董劉說與何大同惟未及淇梁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嚙曹人

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疏舊疏云舊本

荀罃者誤校勘記云

諸本同唐石經缺

已未衛侯衍出奔齊注日者為孫氏甯氏所逐後甯氏復納之

者同當相起故獨日也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為重見逐

公羊義疏五十八

二

說在三十七年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已未月之二十七日

告此舊疏云舉君絕為重者謂書衍之名見齊當絕不書名從

諸侯知公羊本有衍字矣春秋異文箋云謹案禮記曰諸侯

失地名左氏傳曰定姜曰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則諸侯之策

當書衛侯名為得左穀或脫名字差繆略云左氏無衍字則

陸氏所見穀梁與公羊同也傳氏棘左傳補注云不修春秋

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仲尼修之曰衛侯衍出奔齊臣逐君

不可謂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追逐而苟危非自出

傳脫也按左疏引釋例云諸侯奔亡皆追逐而苟危非自出

也正義又云曲禮云諸侯失地皆追逐而苟危非自出

左氏古義云據釋例及正義說則左氏故杜不為說臧氏壽恭

名之例故凡諸侯奔亡皆書名此不名者為孫甯所逐故不

正義回護杜說駁難先儒即其說而細釋傳支則古義猶可

得也然此經以書名為得○注曰者至口也○校勘記云鄂

本復納之下有出納之三字此脫疏中引注亦有當據以補

入按紹熙本亦有出納之三字也諸侯出奔之例大國書月

重乖離之禍小國時此日故解之下二十六年衛侯衍復歸

于衛書二月甲午書日故此亦書日明相起為一事也然者

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

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

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

請與子盟是出者孫甯殖者甯氏出納者同故皆書日以相

起也通義云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篡

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衍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

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為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

孫甯之罪者後弒君入戚已顯○注不書至為重○桓十六

慎言云沒孫甯出君之文而以君自出奔錄著其失眾不能

自安居民上為後世守土無與者戒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

孫甯出君而後世守土無與者戒也錢氏大昕答問云衛

獎剽故先書公孫甯來聘以見義公孫甯逐而干正統其罪不

掩也義皆嚴正杜云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

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按春秋

輕孫甯之罪惟君臨一國率土皆所制馭不能撫有其眾預

討亂賊於未萌因書出奔見絕以國為重故也○注見逐至

七年○即彼經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云甯殖與孫林父逐

衛侯而立公孫甯也孫甯逐君事詳左傳史記大率相同因

孫甯強恣亦多衛

侯失眾所致也

孫甯強恣亦多衛

侯失眾所致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囓莒人邾婁人

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疏包氏

慎言云二月書己亥月之十二日左疏引釋例云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孫氏志祖讀書臆錄云穀梁疏云公羊以劉夏為天子下大夫

據此則大夫之劉者何邑也疏詩王風丘中有麻云彼留子

上疑脫下字劉者何邑也疏嗟毛傳留大夫氏惠氏周惕

詩說云說文留从畱戶開為卯卯為春門戶闔為卯卯為秋

門則留自从卯卯為酉之省文董道據此謂不从卯漢人言

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為留其轉為劉以田易

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為留或為留豈古文从省留與留

通耶後世留異文謂糸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

為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為據也按周大夫

劉氏王季子之後宣十五年左傳注劉康公王季子是也劉

夏即劉定公為康公之子則王風之食采于劉者別是一氏

其處秦者則范氏之後與此二者又別也方輿紀

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其稱劉何

注据宰渠伯糾繫官疏注据宰渠伯糾來聘是也以邑氏

也注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

氏稱子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禮記

大夫者假令書卒不錄其葬卒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經
 無葬文是也通義云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為康公其子定
 公則夏也本之左傳按如彼傳則似非外諸侯矣或者王季
 子別封於外食采於劉與舊疏云其本國本爵今史文無記
 不可以指知也按衛武公鄭武公莊公皆以諸侯入為大夫
 未識當時何稱也○注所謂至稅爾○禮記禮運云大夫有
 采以處其子孫又曲禮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食力謂民
 之賦稅經義述聞云宰當為采謂有采地也采地之租稅民
 力所共而有采者食之故曰有采食力與上文之數地以對
 義相近也古字采與宰通兩雅戶宰也即主事之宰家官也
 官宰之宰案亦宰也接禮記疏引鄭注易訟云小國之下大
 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一成所以三百
 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
 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論
 語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是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
 大夫無文以言也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
 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名之曰采采取其賦稅不
 得有其地也非始封之采可比若禮運之采始封之采也則
 書大傳所謂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
 十里諸侯以十五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
 賢者守之謂之與滅國繼絕世紀季之鄰即紀之采國滅而

采不滅者也入為天子大夫所受之采即鄭風緇衣詩所云
 還子授子之餐兮傳諸侯入為天子大夫受爵祿及此經之
 劉是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天子之公食四都孤卿食都
 中下大夫食縣何以知之曰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
 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家邑即縣注云大夫以
 采地包乎中下小都即都注云卿大夫之采地兼乎孤大都即
 都注云公之采地夫孤卿大夫之采地如是則未封者之
 所食可例推矣所以例推者何曰小宰聽祿位以禮命明制
 祿之多寡本以爵等而兼命數也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
 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出封之前不以
 采地有無殊其命數矣命數同者雖爵異而祿亦同故孤卿
 皆六命則皆食都中下大夫皆四命則皆食縣也邑者其公
 田之所入有貢於王然兼有山澤林麓之利且子孫世守之
 若未封者固無地貢而祿僅公田之入亦及身而止則所食
 雖同而多寡久近未嘗不稍殊也則此劉夏始受采地為下
 大夫而食縣者與○注禮記至附庸○孟子萬章篇天子之
 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不同
 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制蓋別有據要非周所定也其
 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未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則未
 去三之一而已稱田矣或謂皆實田誤也周公於圻內外之
 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
 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

之即武王分土惟三之義也周以別差諸國之里數圻內視
夏商則滅圻外則大增何也曰圻外諸國夏殷以來漸相吞
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
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圻內諸國
本無權力又豈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措更焉以就井田以
為上下之差故減也按周禮大司徒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
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則云公之地方五百
半其食者參之一食者四之一鄭司農謂公侯等所食租稅
則田也田之多者至地之半若圻內諸侯視之恐不足給蓋
王制孟子所說均不可通諸國禮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天子
圻內不封諸侯故如此解即引王制以證之與左氏穀梁之
義異又云按王制下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
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鄭云大國九者三公之田
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
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
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
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
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爾雖其致仕猶可
即而謀焉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內不封
諸侯者謂采地以此言之天子圻內九十三國言天子圻內不封
不得取即有其人民身沒之後子孫不世不得以諸侯難之

義或然也○注稱子至是也○舊疏云參讀為一三之三也
言凡諸侯入為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
顧其為天子大夫其稱子所以稱子者三種見義何者正欲
侯不生名故曰子一則可以見其本爵何者是圻外諸侯容
其稱爵雖不得正稱其本爵亦得稱子以見之一則可以見
大夫稱故曰參見義也按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
質合伯子男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
又云周公攝政致太平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
治民正義云爵雖為子若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
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若作士則受
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
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也又引張逸問殷爵
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
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是也正義又云外土諸侯本
為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圻內有百里之國
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
凡四都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
云圻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也注
言傳曰天子大夫者即上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
按詩小雅鴻雁云之子征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即諸侯為
天子大夫者是皆稱子也又衛風淇奧傳云重較卿士之車
鄭風緇衣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服鄭衛兩武公皆以侯伯

入為天子卿士者也宣王時樊侯申伯亦卿士大雅烝民云仲山甫出祖傳述職也又崧高云生甫及申傳云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齊有許也時召穆公亦以上公作二伯兼卿士韋昭國語注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是也○注不稱至禮也○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云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注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如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故譏之則何氏謂天子親迎故詩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而此注又云禮逆丑后當使三公與彼注及異義所載公羊家說皆不同本知何義劉氏逢祿解詁箋云禮曰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載鄭君之說正也何君祭公逆后之解大義亦同此乃左氏許君說猶為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辨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按異義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許慎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如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故劉氏如此駁也舊疏云蓋謂有故之時或者何氏之義以為不親迎與又以異義公羊說為章句家說非何氏意皆勉強也又云子是大夫之稱今貶而去之故曰貶去大夫去其正稱明非禮矣通義云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

臣名之外逆女不書疏通義云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義亦通外逆女不書疏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此何以書過我也注明魯當共送迎之禮疏注

魯至之禮鄂本迎作逆穀梁傳曰過我故志之也通義云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為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注俱犯蕭魚此不月十二年月者疾始

可知疏一統志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注俱犯至可知○即上十二年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注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因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然則此與彼同而不月者從上十二年疾始故也舊疏云齊侯圍成亦是取邑之辭但深恥諸夏之無信故言圍以起之蓋齊侯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公救成至遇疏魯地遇相貪犯背蕭魚約不月故解之也

其言至遇何注據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疏注據季至所至

季孫宿帥師救不敢進也注兵不敵不敢進也不言止次如

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責重民也故與至攜同文封內

兵書者為不進張本疏注兵不至進也。杜云公畏齊不敢

至同文。○校勘記云攜鄂本同閩監毛本攜改攜按釋文作

至攜此本載音義同此疏及僖二十六年經傳釋文皆作至

攜按紹熙本亦作攜釋文考證云舊攜作攜又似充反作囚

充今據僖二十六年攷證屬本或作傳故有似充一音云不

言止次如公次于郎者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

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注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

次以起之是也蓋彼為力能救而不救故書次此為齊強魯

弱量力不責故但書其至遇使與至攜同文也至攜文見僖

二十六年彼云公追齊師至攜弗及注國內兵不書而舉地

者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故

詳錄之是也繁露竹林云莊王之舍鄭伯有可貴之美晉人

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

而輕用民之意也是以賤之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

二書傷其害所重也春秋惡晉故此不言止次為恕辭也。○

注封內至張本。○決定八年公斂

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日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郛春秋異

作成則此亦當作成通義云齊已取成

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注是後溟梁之盟信在大夫齊蔡莒吳

衛之禍徧滿天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丁巳据歷為七月

為八月朔日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沈氏欽韓云按隋志劉

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岌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

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盡去交分二十六日三

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注是後至天下。○溟梁盟信在

大夫見下十六年傳又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又吳子

謁伐楚門于巢卒又二十六年齊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

閔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弒

其君密州是齊蔡莒吳衛之禍徧天下也五行志下之十

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雞澤之會

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溟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

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劉歆

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書癸亥九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八

月無閏則為月之十日釋文侯

八

周一本
作雕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

邾婁子于湨梁疏毛本湨作湨誤釋文作吳云本又作湨杜

表云爾雅梁莫大于湨梁湨梁水隄也湨水源自懷慶府濟

源縣西北至温縣入河按郭彼注湨水名梁隄也水經濟水

注湨水出原武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引爾雅而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注据葵丘之盟諸侯皆在有大

夫不言大夫盟疏注据葵至夫盟葵丘之盟見僖九年舊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然則牡丘之盟即有大夫可

知此注云葵丘之盟者信在大夫也注故書大夫盟不言諸

誤也宜為牡丘字矣侯之大夫者起信在大夫疏穀梁傳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

決上三年雞澤之會經云及諸侯之大夫也注故書至大夫○

夫也者言其信任在于大夫按信在大夫者謂諸侯無權不

能約信唯大夫始信也禮樂征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据上三

伐自大夫出故信在大夫矣何言乎信在大夫注据上三

年戊寅不起疏會經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連言諸侯編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繁露竹林云湨梁之

是其不起之文編刺天下之大夫也疏盟信在大夫而春秋

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云執趙武於湨

以旂旒喻者為下所執持東西旒者其數名禮記玉藻曰天

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不言諸侯之大夫者

明所刺者非但會上大夫并徧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內大夫

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刺之者蕭魚之會服鄭

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

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重出

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疏釋文贅本又作綴旒本又

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

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

似按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有若贅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為公羊傳語蓋西都

賦注有衍文或綴旒注贅猶綴也皆不以為公羊傳語蓋西都

氏所見本有作綴則傳文不得有是語矣文選注引感精符

云禍賊蜂起若綴旒本此傳也○注旒旒旒○說文於部

旒旒旒之流也从旗聲旒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稱旒經傳

作旒俗字也旗之正幅為繆旒則屬也周禮節服氏六人維

王之常注王旌十二旒兩以繆綴連兩旁三人持之然

則旒屬於旗之兩旁十二旒者每旁六旒九旒則兩旁一四

一五已下推可知也旒亦曰旒亦作髻見司馬相如大人賦

○注贅繫至婿矣○漢書賈誼傳云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

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注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

婿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

史記秦本紀云贅婿買人臣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

家為贅婿正何氏所謂就婿也又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

經室集云詩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禮及郵表
啜謂田畷所以督約百姓于井田之處也引齊魯韓三家詩
作為下國啜郵按球玉磬也以其直懸求然而名之裘古毛
但作求加衣為裘猶裘之加衣于毛也立一木為標志綴毛
物於其上即球也詩之球即裘之段借故以裘為標志即
表為標志表者裘衣也鞋也標也志也準也明也旗之旒冕
之旒皆以物相聯綴為名詩之球乃表裘之綴旒是
言受地於天子為諸侯之封疆樹之聯綴之裘以定四界也
公羊君若贅旒然言臣專政君不與國事但若委裘於朝寧
之上而已故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遺腹之
主甚幼不能立朝但委綴裘衣于朝而天下不亂即公羊贅
旒之義也贅綴音近義相段按何氏意以旒屬於旗為人所
執持猶君屬於臣為下所執持猶言太阿倒持之謂阮氏之
說非何義也姑存之○注禮記至十五○今玉藻無此文舊
疏引稽命徵及舍文嘉皆去天子旗九刃十二旒齊首御
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較之
覽引禮緯注云旗者旌旗也所以別尊卑敘貴賤也廣雅釋
天云天子十二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卿大夫七旒至軾士
三旒至肩按降殺以兩則士當五旒也凡曳地齊軫齊較之
屬皆謂旒之長數其正幅則爾雅釋天惟云旒長尋餘未聞
也周禮巾車職王建太常十有二旒則諸侯建旛大夫建旒
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孤卿建旛大夫建旒物其旒各視其

命之數與此及緯文不同蓋周制也○注不言至大夫○舊
疏云不言諸侯之大夫有兩種之義非但起信在大夫明徧
刺天下之大夫也左傳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時諸侯成在偃擅使諸大夫盟盟高厚如彼文使
者苟偃使也諸大夫聽荀偃命其君雖在蔑視如無故列敘
諸侯會於上又書大夫盟於下見時君自失其權天下大夫
皆不臣也穀梁傳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
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失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左
傳疏引賈服說亦云惡大夫專而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
漢書五行志云至於襄公晉為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
政亦主徧刺天下大夫並見君失權也○孔疏謂君使之盟非
自專也左傳並無君使之文孔臆說也○注不殊君使之盟非
決上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殊叔孫豹也
蓋春秋多為內諱或責內深見先自詳正此不別明內外同
惡也○注至此至信在○校勘記出三委于臣云浦鏜云正
誤三從六經正誤校按此本疏引注云而君遂失實權閩監
毛本疏無實字又大夫故得信在鄂本在作任此誤蕭魚之
會見上十一年大夫常行則上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句以下于向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冬季孫宿會晉
士句以下于戚之屬是也○注故孔至假人○成二年左傳
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云器車服名爵號史記魯世家
史墨對趙簡子曰政在季氏於今四世矣民不知君何以得

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後漢書丁鴻傳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舊疏以為家語文家語乃王肅偽書非何所据也○注不重至同義○上三年注云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因土地是也春秋書大夫盟紀其實不書地正大義也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注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疏注錄以至治之○正以僖二十八年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屬皆言歸之于京師又僖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屬不言所歸此言以歸故解之舊疏云稱人以執非伯討已足晉之惡矣復言以歸不決於天子又是其惡故其錄以歸者甚惡晉也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有無罪皆當歸京師也杜亦云不以歸京師非禮也穀梁疏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人以歸非禮明矣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注是時洪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

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乖離出奔兵事最甚疏包氏慎言云

寅五月有甲子注是時至最甚○其後叛臣二者下二十三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

叛是也弑君五者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

甯喜弑其君二十九年閻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世子般

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大弑其君密州是也楚滅舒鳩者見

下二十五年齊侯襲莒者見下二十三年乖離出奔者見下

楚邾婁庶其來奔是也兵事最甚者下齊侯伐我十七年宋

伐陳衛伐曹齊侯伐我圍洮齊高厚伐我圍防十八年齊侯

伐我公會晉侯以下圍齊楚伐鄭十八年衛孫林父伐齊晉

士句侵齊之屬是也五行志下之上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

地震劉向以為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是歲三月諸侯為淇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閻殺吳子專強之象按占經引潛潭巴云地震下謀上又云地震搖臣子謀上故何氏劉氏取應大同孔說亦通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疏舊疏云正本作荀偃若有作荀營者誤矣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疏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邾按今本左傳作邾彼校勘記云宋本岳本邾作成

與石經合通義云前為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注先是伐許齊侯圍成動民之應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囙卒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磨改二按左氏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石經囙作囙左氏作邾子邾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輕鄭司農云輕讀為鬪頭無髮之鬪是輕有囙音故或作囙劉昌宗周禮音云輕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穀梁皆二月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庚午月之十五日校勘記又云釋文唐石經囙作囙左氏作邾子邾卒九經古義云考工梓人云數目顧脰注云故書顧或作輕鄭司農云輕讀為鬪頭無髮之鬪是輕有囙音故或作囙劉昌宗周禮音云輕音苦顏反今左傳音苦耕反非也通義云宣公也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疏左氏穀梁洮作桃杜云弁縣東南有桃墟穀梁莊二十七人公會杞伯姬

于洮注洮魯地釋文洮本或作桃水經注瓠子河篇瓠子故瀆又東逕桃城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盡曹地也今鄆城西南五十里有姚城或謂之洮也應別一地洮水篇泗水出弁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注魯國弁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姚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此桃正在魯北竟與齊接壤地有岡密之險故圍之也方輿紀要桃鄉城在濟甯州東北六十里魯邑齊師伐我圍桃是也漢置桃鄉縣沈氏欽韓云經云北鄙則此乃桃鄉非卞縣之桃墟杜預誤也滕縣東又有桃山故城亦非此桃接當以在弁者為是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疏左氏脫齊字春秋異文箋云此經接齊侯伐我北鄙圍桃下則

高厚為齊侯分遣之師故不須復繫齊公穀作齊高厚或衍齊字按此自是左氏脫文趙說非也

九月大雩注比年仍見圍不暇恤民之應疏注比年至之應即上齊侯齊高厚

圍成圍洮圍
防諸役也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疏杜云不言

朝禮范同皆取此傳為說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疏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注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爾罪在

上也按稱人以執是執無罪

秋齊師伐我北鄙疏

穀梁作齊侯異文箋云左氏傳明云齊侯伐我北鄙則經宜書齊侯左氏及公羊經

作齊師或字之譌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疏

通義云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錢氏大昕答問云

同圍齊此當指齊都城而言杜據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遂謂所圍者平陰城耳則當書圍齊平陰如圍宋彭城之例矣按左疏引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按傳門于雍門又門于揚州綽門于東門既圍其三門即是圍事孔疏駁之謂十九年諸侯伐鄭傳稱圍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是杜氏亦不以為實圍齊也杜經注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此通義所本

曹伯負芻卒于師疏

穀梁傳閱之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注

下有執不日者善同伐

齊故喪與信辭疏

左氏穀梁作祝柯杜云祝柯縣今屬濟南郡釋例土地名齊地祝柯濟南郡祝阿縣

也左氏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阿是古柯阿通也史記高祖功臣年表祝阿侯索隱曰縣名屬平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于阿澤是也

又東北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濟水篇玉水又西北枕
祝阿縣故城東春秋襄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
揚是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景公使晏子
為東阿宰音義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云齊之
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
春秋時齊之柯地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有
阿膠阿柯通也據祝阿與東阿不一地東阿即春秋之柯又
名阿漢屬東郡今為陽穀縣地祝柯漢屬平原今為長清齊
河二縣地大事表云今濟南府長清縣豐齊鎮北二里有故
祝阿縣是也杜范皆云前年圍齊之諸侯也通義云必復舉
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承也是也○注下有至信辭○下有
執即下書晉人執邾婁子是也方同盟即執人嫌不信宜書
日故解之此云善同伐齊即杜所云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
圍之也通義云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義亦
足相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注據諸侯圍許致圍疏注據諸至致

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未圍齊也注故致伐起未圍齊則

九年公至自圍許是也其言圍齊何抑齊也疏穀梁傳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

之乎又曰非大而足同焉注齊非大國諸侯豈得同病與通義云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左

疏引賈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蓋曷為抑齊注據侵蔡

以左傳有圍其三門事故以為實圍也曷為抑齊注據侵蔡

伐楚猶不抑疏注據侵至不抑○即僖四年公會齊侯以下

夷數害諸侯論深淺甚於齊為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

矣猶不抑之故以為難也為其亟伐也疏上十五年齊侯

十六年春齊侯伐北鄙圍洮又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十八

年齊師伐我北鄙是也亟伐所以抑之者宣九年取根牟傳

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或曰為其驕蹇

亟也注亟疾也內既諱亟知亟非善辭矣或曰為其驕蹇

皇清經解 公羊義疏五十八

七

與釋文作僑本或作驕○注以下至是也○即下文冬葬齊靈公注云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是也舊疏云葬是生者之事故略其父葬得惡其子則知或說近其義也通義云此二者皆齊罪蓋並惡之春秋抑強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強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按孔說是也○注亟伐者并數爾○舊疏云即上圍成圍洮圍防之屬故言并數爾必如此解者正以宣九年取根牟傳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然則彼言亟者背信大疾故云亟今此直者頻擊伐魯故云亟故解以別彼文据疏中注義則宣九年之亟訓為疾此亟訓為數較彼似從末滅矣○注加圍至爵土○舊疏云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然則用兵之道滅為最甚入次之圍次之今加言圍輕於滅入二等明不合死但舍黜爵土耳包氏慎言云疏以齊侯之亟伐為上年之圍成圍洮圍防等比之滅入為輕然則滅人國者絕罪合死圍從死罪滅二等故奪爵土入滅一等猶當放逐矣

取邾婁田自瀛水疏

杜云瀛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說文水部瀛水在魯水經注泗水篇瀛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邾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釋山詩所謂保有鳧釋是也又

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又西至湖陸縣入于泗段云合鄉蕃薛故城皆在今山東滕縣不云在魯邾婁之間徑云水在魯者邾婁魯附庸非敵故立文如是一統志瀛水源出滕縣東北百里述山西流會諸泉水逕縣南又西會南梁河入運河舊名為南沙河西南流入泗不與南梁會自漕河東徙過其南流乃北出趙溝會南梁以入運河也方輿紀要瀛水南流至三河口合於薛河北沙河在縣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瀛水京相璠云薛縣瀛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薛蕃皆今滕縣地下流今入運河矣

其言自瀛水河注

据齊人取濟西田不言自濟水疏通義云東田不言自瀛水○注据齊至濟水○即以瀛為竟也何言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是不言自濟水也

乎以瀛為竟注

据取邑未嘗道竟界瀛移也注魯本與邾婁以瀛為竟瀛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

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疏注魯本至有之○

范云軋委曲隨瀛水言取邾田之多即此移入邾界魯隨有之義也左傳疏引賈服亦取公羊為說曰刺晉偏而魯貪孔

疏以傳有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迫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馬氏宗棟左傳補注云左傳正義駁公羊傳非是說文云灑水在魯言魯分邾田以灑水為竟是也舊疏云灑移而經不書者外異故也則傳每言外異不書者亦據此文也然則灑移為外異更明灑移入邾婁竟內故不得書於春秋矣○注諸侯至云爾○即賈服所謂魯貪也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疏通義云葬者篡明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卯月之朔日也釋文瑗于春反一音環二傳作環

史記齊世家亦作環說文玉部瑗大孔璧从玉爰聲環璧也从玉瑗聲音義並通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疏左傳亦云禮也杜云詳錄所至乃還

者善得禮禮記曲禮云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正義引皇氏云下二事謂大

夫為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柵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當從時之宜也然則曲禮之禮即左傳之禮也杜云禮之常不必待君命是也穀梁說少異彼傳云還者事未畢之辭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禪帷而歸命于介彼疏引廢疾難此云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士匄不伐喪純善矣何以復責其專大功也鄭釋之曰士匄不伐喪則善矣然於善內則稱君禮仍未備故言乃還不言乃復作未畢之辭還者致辭復者反命劉氏難曰士匄不伐喪而還若夙承君命者然其為善則稱君不益著乎若侯歸命乎介則處其君於非禮而專大名矣傳之所云不已慎乎按穀梁之義甚迂軍之所處荆棘生焉禮之所以不伐喪者正為不忍驚擾孝子亂其哀戚若仍駐師其竟奉命之後始引師去彼國君民能得安乎鄭氏注禮正取公羊之說釋廢疾語特故與何為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注據公子買難耳

成衛不卒成言成衛遂公意疏注據公至公意○即僖二十年

之傳不卒成者何不卒成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成衛何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

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是也公子買不可使往猶書成衛遂公意見不得壅塞君命今士句奉命而出聞喪而反與壅塞同而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禮兵不經大之故据以難

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為師唯義所在士句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

善之言乃者士句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言至毅者未侵齊也言聞者在竟外舉侵者張本疏禮聘禮記辭無常孫

受辭用公羊莊十九傳文故彼傳下云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即進退在大夫義也繁露精華云夫既

日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

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常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甯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

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以私妨公也○注兵不至所在○白虎通三軍篇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

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又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

眾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命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淮南子兵略訓云凡國有

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

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受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

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

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也鑿

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說苑指武云將帥受命者將帥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

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孔叢子問軍禮云故天子命將親潔齊盛服設奠于俎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從皆北面

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陽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揖之示弗御也舊疏引司馬法云闔外之事將軍

裁之皆兵不從中御外義也臨事制宜即傳之專進退也唯義所在而已○注士句至善之○校勘記出恩動二句云閩

監本同鄂本毛本心下有義字按解云哀痛其喪是其恩故心恩動孝子之心依禮而行是其義故曰義服諸侯之君也

是疏本有義字當據補漢書蕭望之傳春秋晉士句帥師侵

公羊義疏五十八

大

大

大

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白虎通誅伐云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己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取伐喪而榮復仇又云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上也曰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伐喪無義故大惡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是其義也云兵寢數年者正以入襄之世無歲無兵此後二十二年是見兵事故也舊疏云明年仲孫遫伐邾婁亦是兵而言數年者正以魯與邾婁數相冒犯非齊晉之事義或然也云起時善之者舊疏云士句此事實依古禮時莫能然特以為善故云起時善之○注言乃至見之○宣八年傳乃者何難也今此亦言乃故為士句有難重廢命之心也通義云蘇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上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也劉敞曰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復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兒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此仍穀梁為義蓋不伐喪之義時久不知士句遵行古禮合春秋之義然未得君命故少疑疑經書乃美士句之臣也○注言至至齊也○上十五年

公救成至遇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彼至遇為未敢進此至穀為不進義各有主故言未侵齊也○注言聞者在竟外○舊疏云古禮庶人為君齊衰三月若其入竟即舉而不知何道問乎故如此解按穀為齊地似非竟外蓋士句侵齊即在齊侯瑗卒之月庶人之服恐尙未徧容得諸聞也○注舉侵者張本○以既聞齊侯卒即還無有侵事書侵者道出師所由張本非侵齊無所謂乃還矣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疏包氏慎言云辛卯為七月朔日月之二蔑卒則辛卯必為望後之日方可長歷以為二十九日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驩疏釋文喜二傳作嘉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按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唐

石經喜作嘉喜即嘉字之省古人名字相配嘉字子孔宋有孔父嘉則作嘉字為是

冬葬齊靈公注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

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疏注不月至孝也○卒日葬月大國常例今不月

故解之抑其父即上十八年傳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是也彼傳又曰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然則使其子處諸侯之上亦合抑然子亦不能無過故去其月以奪臣子恩明其子亦不合從父驕蹇致父被惡名為不孝也不月所以奪恩者以葬生者之事略其父葬不孝著明桓九年傳曰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真謂此世子光也

城西郭注言西郭者據都城錄道東西疏杜云魯西郭大事表云汪克寬曰郭乃外

城此云西郭實國都外城之西郭而中城為魯國都內城可知矣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疏杜云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大事表云後漢志內黃縣有柯城在今河

南彰德府內黃縣境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乃齊阿邑在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五十里曰阿城鎮本兩國地

高氏地名考混為一謂地相接者非一統志柯城在彰德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疏杜云泰山南武城縣大事表云子游為武城宰即此武城縣有澹臺子羽豕縣人也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史記

仲尼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

兩武城而謂子羽為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

因南山之城遂附會為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魯人攻鄭

曾子辭於鄭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鄭是曾子所居即

鄭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言南武城者因清河之東武

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

武城後漢志作南武城至晉始為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

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邪起館臺考春

秋時琅邪為今山東沂州府費縣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

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

或有其地且徙治琅邪則與武城密邇閭潛巨謂吳未滅與

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一統志南武城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

